

世界文學名著

黃 薔 薇

育珂摩耳著  
周作人譯

A SÁRGA ROZS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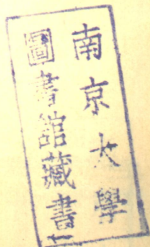
By  
JÓKAI MÓR

Translated by  
CHOW TSO JEN



世界文學名著

黃  
薔  
薇



## 序

育珂摩耳 (Jókai Mór, 1825-1905) 匈加利人，卒業於巴波大學，爲法學博士。一八四八年匈加利革命，與詩人裴豕飛 (Petöfi) 共預其事，裴豕飛戰死，育珂僅以身免。二十年後獨立告成，乃被選爲衆議員，在職者三十年。育珂生涯雖多涉政治，而甚嗜藝文。著作至二百數十卷，大抵爲歷史小說，屬傳奇派，人皆稱之曰匈加利之司各得 (Scott)，而作者自言，則志在法之於俄 (Hugo) 也。戊申五月余曾譯 *Egy az Isten* 一卷，易名匈奴奇士錄，印行於世，願尤愛其 *A Sárka Rózsa* 輒復翻爲華言，並存原題，曰黃薔薇。是書一八九三年作，育珂年已六十九矣。文學史家貝諦 (Beothy Zsolt) 評騰素嚴，乃極稱許之，謂足以永作國民文學之華飾云。書之體式，取法於牧歌 (Eidyllia, idyll) 者始於希臘，相傳佃牧女神 (Artemis) 祭日，牧人吟詩競勝，是其濫觴，至諦阿克列多斯 (Theokritos) (生基督三百餘年前) 始著爲文。初本詩歌，後嬗衍成小說，敘農牧生活，二世紀中朗戈斯 (Longos) 著列

色波思故事 (Lesbia) 四卷最勝。文藝復興後，傳入歐洲，一時牧歌小說 (pastoral) 盛行於世，至十八世紀而衰。育珂生傳奇之世，多思鄉懷古之情，故推演史事者既多，復寫此以爲故鄉紀念，源雖出於牧歌，而描畫自然，用理想亦不離現實，則較古人爲勝，實近世鄉土文學之傑作也。書中所言阿爾拂德，爲純粹摩陀爾 (Magyar) 種人所居地，平原廣遠，介帖薩多瑙二川之間，帖薩者卽退伊思，匈加利有此，猶俄國之有伏爾伽大川，古今文人往往取材於此，訶多巴格卽臨其流，其地風俗物色，皆極瑰異，育珂少時久居其鄉，故能言之甚晰。奧匈人賴息 (Emil Reich) 著匈加利文學史論，有云，平原 (Puszta) 之在匈加利者，數凡三千，而奪勃來欽左近之訶多巴格最有名，常見於裴象飛吟詠。諸平原爲狀，各各殊異。或皆田圃，植大麥煙草，荏粟成林，或爲平蕪下隰，間以池塘，且時或茂密，時或荒寒，時或蒼涼，時或豔美。……旅人先過荒野無數，漸入一市，常見是中人物如繪，咸作大野景色。有村人甚謹厚，其婦稱小天 (Mennyecske) (匈加利婦人之尊稱)，便給善言。又有羊豕牛馬之牧者，衣飾不

同，人亦具諸色相。牧羊人 (Bojár) 在草野間，視羔投一大隊，性溫和，善音樂，且知秘密醫方，蓋所牧羊或病，輒自擇草食之，旋愈，牧者審諦，因以博識草木，熟習天然，類術士焉。牧牛者 (Gulyás) 掌大物牝牡，秉性因野莽好鬪，怒牛奔突欲入澤，輒與之角，又鬪原上竊牛之賊。牧豕者 (Kondás) 最下，性陰鬱不得意，又善怒，易流爲盜。唯牧馬者 (Cikós) 最勝，日引多馬游食草原之上。箏與簫爲匈加利樂器，馬亦匈加利國獸，諺有云，摩陀爾人天生居馬上 (Lóra termelt a Magyar) 也。鄉人貴冑，無不善騎，其愛馬亦至，故詩人亦以之入詩，不異亞刺伯人。牧馬者勇健敏捷，長於歌舞，能卽興賦詩，生與馬相習，所御馬與馬盜之術皆曉徹，披繡衣，廣袂飄揚，又年少英武，女郎多愛慕之。第衆中最奇特者，莫如可憐兒 (Szegény, Legény)，卽原上暴客，世傳其事，多弔詭之趣，蓋人謂其違法逆經，必緣敗北於人世，或傷於愛戀故也。若夫景色之勝，則爲海市 (Déli báb)，每屆長夏，亭午溽暑，空中往往見城寨樓塔，大澤山林之象，光輝朗然。行人遇之，如入仙鄉，而頃刻盡滅，不留蹤影。爲匈加利平原者蓋如

此（第二十七章表象飛論）此說匈牙利原野情狀，圍牧生涯，至爲清楚，可作本書注解因並譯錄之。歲在庚戌十二月譯者記。

# 黃薔薇

## 第一章

在昔訶多巴格尙無駢車往來，徹阿爾佛德全域，無一軌路，而訶多巴格川亦未疏治，二輪水磨，輾轉小川中，軋軋作響，水獺居蘆荻間亦安穩無恐。一日拂曉，有人跨馬過札謨大平原來。人或計程，以奪勃來欽爲中心，則札謨平原，正在訶多巴格川水極邊。然問客來何從，去將安往，乃不可曉。平原浩茫，中無徑路，馬蹶車轍之所留遺，野草生焉。故極目天垂，惟見豐草，更無一樹，一井畔轆轤，或一茅舍，爲無邊綠野破岑寂者。馬任意而行，騎者據鞍假寐，傾其首，首左右動，而足猶著鐙不失。察其狀爲牧人，束袖著腕際，蓋衣袂寬博。不便與戴角之獸處也。

服青楠襦，黑衣，有紐結數行，表衣亦黑色，繡作銀華，以革帶束之肩頭，襖然下垂。左手攬轡，右腕懸一鞭，別有巨梃縛鞍橋之上。冠綠廣而上軒，側插黃色薔薇一枝。馬或昂首，鬣鬣振動，騎者輒醒，卽引手撫冠，審花在否。隨去冠，攀花嗅之。意甚怡悅，而花實無香。旋復簪之，昂其首，如欲仰見之者。小聲作歌，如以祛睡，歌曰，

不以酒家壚，近在咫尺間，

金尊與玉盃，此中多樂歌，——

不以是因緣，胡爾長流連，不相歸還？

顧歌未已，復俯而點其首。又忽驚覺，則花已弗見，勒馬尋之，草深如海，中雜黃覆盆子，雞兒草，及白蘋之花。未幾，得黃花插冠上，續歌曰，

小園有甘棠，繁英覆全樹。——

的的翦秋羅，繚亂華無數。



嬌女初解情，芳心永傾注。

適意不在遠，是我句留處。

歌已入寐，又失其花，復返索視，則落赤薊叢中，牧人怒，蹴之幾死，以薊乃敢犯其所愛薊薇也。隨上馬行。今使此子能識忌諱者，當不以黃薊薇三上其帽。使彼通鳥語常見黃雀數百，早起迎朝陽而噪，曰，毋簪花，毋簪汝黃薊薇。顧訶多巴格牧人，乃剛愎不知疑懼。今日以尋此花，天色漸晏矣，若抵札謨牧場，當在飲牛時，將爲督牧者所詛罵。顧詛亦無傷，人苟得黃薊薇插冠側，更不畏督者矣。

時坐下馬忽鳴，牧人驚起，見有人來，跨驄馬，色蒼赤，有白毛如星，馬相識而嘶，乘者爲什珂（Salko），（此言圉人）廣袖飛揚，表衣純白，上繡鬱金香華，肩頭盤胃索，鞍不繫帶也。馬上人亦故知，各走相就。二人風采迥別，而皆具匈奴本色，不異自東方來時，牧人廣脊背，短小精悍，圓顏絳頰，而鬚眉口輔之間，頗露狡獪，短髮蒼褐，自光淺黑，外觀若碧色。什珂則壯健而輕

伎，面微長，受日色轉爲金黃，眉目端整，目黑，灼灼有光，鬚亦黑色，翹然自捲，玄髮垂肩，鬢曲成波紋。馬相見鼓鼻而歎。什珂先言曰：火伴善來。晨興何早，抑夜來未寐耶？牧人曰：謝汝問訊，誠如汝言，果有物使我滿眼，亦使我清醒者。什珂曰：第適從何來？牧人曰：但自摩多平原來耳。吾適在獸醫家也。什珂曰：乃在獸醫家耶？然則曷弗趣殺爾馬？牧人曰：何也？什珂曰：不殺何待？乃爲醫師老馬所及，彼方以半時前過此，乘小車桌几而行，趣摩多牧場也。牧人曰：是何傷？彼牧羊兒白羸，及汝驄馬者亦屢爾。什珂曰：……火伴，第汝冠上黃蓋微抑何美耶！牧人曰：孰得之則簪之耳。什珂奮然曰：願彼無悔此言！舉拳搖之，廣袖豁然而落，臂肘皆露。二人遂叱馬分道而去。

## 第二章

牧人向牧場而進，無何，札謨小山，合歡短林，及汲水轆轤三具，錯落見天際，顧相距尚數里。牧人取冠上薔薇，裹以絳巾，納衣袖中。圉人則促馬，反向而行，遠見一帶碧色，有如煙霧，乃訶多巴格川流橫於前也。今行方就黃薔薇所生處，訶多巴格全區，僅有此花一樹，生逆旅小園中。人言昔有客自比利時攜來，移植於此。華發終夏不絕，五月而始，至十一月猶蓓蕾盈枝，其色若黃金，無花香，但有酒氣，人聞其香，如飲麝梨之酒。酒家女郎，恆摘花供客，人亦稱之曰黃薔薇。然逆旅主人，何以有女，則無知者，以老人未嘗娶婦，意爲過客所遺，遂收養之，今乃長成也。女頰不絳，赤如薔薇，乃作乳色，復非病容，蓋生意盎然，隱伏於肉。每微笑，則光輝煥發，如映燭火，口角生渦，嫣然宜笑。目光深黯，莫辨青黑，以人若被暎，便失魂魄，無復識別。黑髮編爲辮，束以黃綬，鄰女以楹梲汁潤髮，令縮，而女髮則天然鬢曲。女又善歌，其聲滋美，每當悲歡哀樂，無時不歌，蓋鄉曲女郎，非歌無以度日，以歌能令勞作忘勸，行道忘遠，獨居忘日永也。是日黎明，太空受朝陽，染作絳色，女耘小園中，歌聲宛轉可聞。老人素不視事，而令女當壚，沽酒治

庖，且司會計，老人惟自視其蠹巢，今日以蠹衙集，尤少閒暇。時忽聞庭中有馬蹶聲，間以犬吠，如迎熟客。老人呼曰，克羅理可進。不聞犬吠聲耶？當有客至。趣往視客。女止耘，整其衣裙，著鞵，既就水鉢浣其手，拭以垂鞞，已復去之，別著素鞵，廣而潔白，裙帶間懸鎖鑰一組。女解所被縑巾，以手掠髮，旋折薔薇一枝，簪髮側。老人見之，嘍喏言曰，又折薔薇，將以貽邏者耶？女曰，是有害？豈邏者不得插華盃上，如常人耶？邏者何賤之有，亦視其人何如耳。

女人室，則不見邏者，而見平原少年。圍人兌契珊瑚陀爾也。女見之，拍手呼曰，珊瑚陀爾，爾！汝今歸耶？什珂蠹立不動，以空盃敲案，徐舉其首，頽唐言曰，將酒來！女復呼曰，珊瑚陀爾！而什珂不應，惟大言曰，吾語汝將酒來。女曰，別後相見，乃作此態，當問訊耶！什珂聞言似覺，亟改容，去帽置案上曰，問娘子無恙！女吐舌曰，叱！怒搖其肩，頓足逕趣酒場。旋持酒來，仍以溫語問詢曰，汝何以呼我爲娘子耶？什珂曰，以汝……乃娘子耳。女曰，第汝未嘗以是相呼。什珂曰，彼一時，此又一時也。女改語曰，酒已至，他無所須耶？什珂曰，諾，今已可矣。後或有需，未可知也。女鼓

舌作聲，傍之坐板榻上。什珂舉瓶一吸而盡，隨手擲地上，瓶立碎。女徐問曰：奈何毀吾酒瓶？什珂曰：俾無人更能飲此。因出紙幣三枚擲案上，鄉人名之曰狗舌，每紙直百錢，二以沾紅酒，一償瓶值也。女持帚掃碎瓶去之，又入酒場闌干後，將酒一瓶出，仰視什珂，欲迎睹其目光，而珊瑚爾知之，故引冠覆眉。久之，女得間奪其帽，去髮上黃薔薇，將爲之插帽緣錦帶之上。什珂見之，亟奪帽去曰：可留華遺他人，當有勝於我者。女急曰：珊瑚爾，汝爲此，豈欲我啼耶？什珂曰：汝言僞，故啼亦不誠。羅卻菲爾珂不以今曉去此，插汝華冠上耶？女聞言色不轉頰而化白曰：天神知我！什珂不及詞竟，掩其口曰：毋妄瀆神人……且吾亦不知，汝耳上金環，何自來也。女笑曰：莽夫哉！環故汝所貽，吾第就烏跋羅斯金工鍍之耳。什珂執女雙手，徐徐言曰：克羅理，吾今不再呼爾娘子，惟願毋相面謾，此最可賤也。人恆語曰：誑狗而狗實未嘗誑。如盜在莊外，或有急難，抑聞主人歸，其鳴聲皆異，無有乖錯。狗不知誑，惟人乃面謾，不如犬吠之誠耳。吾平生不知作僞，天生吾舌，不可歧曲，且誑又不稱鬚眉，修髯如戟，而誑語如懦夫，冀免扑責，甚可醜也。

昨秋軍書至時，將召平原中人去爲走卒，市人乃力謀留止，以牧人去，牛馬將不蕃息，遂以金賂檢校者，密由醫師傳語，令人僞疾，俾得免役。羅卻荊爾珂如計，自言耳聾，不能聞鼓角，而其耳實至聰。中夜聞牛鳴，且能辨其聲，知爲逸牛之誤入羣中，抑老牝呼其亡犢也。吾驚絕，心念暨子乃知壽張耶。比及我，衆言吾心悸，吾曰：今若心悸，是非心病，乃爲彼訶多巴格酒家黃齋薇故也。人皆肘我，令聽醫師言。醫乃謂我病心擴張，吾曰：吾心中僅足容一女郎，無他也。官遂籍我爲兵，而甚見重，亦不截吾髮，但令至摩什該官廐爲圉卒。未半歲，市會出千金見贖，命復牧馬。吾會將力作償之，第當以雙手得金，不恃口舌，差不同耳。女奪手，欲以戲笑解之，曰：珊陀爾，汝食官米幾時，乃學得說法來耶？爾良辯捷，若禮拜日至烏跋羅爲宣教師，正相宜耳。什珂曰：今毋戲謔。吾知汝心事，汝蓋謂女子纖弱，舍誑而外，無術自衛，將爲人所凌。惟兔有足，惟鳥有翼，女有歧舌。雖然，吾爲人未嘗欺凌孱弱，兔伏林下，鳥居巢中，吾所弗擾。女郎若有真情，吾亦不以詞色相怒。唯汝若誑，吾則窮推之，譬之素頰豐鬢，乃汗於脂澤。今視汝手中薔薇，含苞

未發，吾若吹息，便瓣瓣開放，吾願汝爲此花，以心魂屬我。汝今直言，縱其事甚傷吾心，吾亦弗怒，且當見恕耳。女曰：第將何以酬我？什珂曰：正視汝餘情之長短爲差爾。

女知牧者晨飲，必得肉臘番椒及白餅佐酒，遂進之。什珂不拒，就韉中抽雕柄長刀出，割餅肉噉之。時有犬入門來，搖其尾，逕詣什珂，以鼻摩其韉，便臥作呵欠。女曰：婆特里猶識汝也。什珂曰：然，犬甚忠誠，惟女子善忘耳。女曰：珊陀爾，惜哉！當事急時，乃不知小作譚言，爾者人將不捉汝至摩什該爲走卒。當知男子遠征，使女郎獨處，乃爲不智，亦不應使紫丁香華，低垂籬外，令行道之人，得隨意攀折也。什珂方食，餅自口落，便擲以與狗。曰：此言誠耶？女曰：奈何弗誠？汝不知歌辭耶？歌云。

獨行風雨中，邂逅誰家子，

不惜錦袍溼，爲女溫玉體。

什珂曰：然，然歌又云，

願得長偎倚，奚知風雨斜。

繡衣一何豔，燦爛見銀華。

狗去爾猶如此，欲求肉臘，始搖尾耶。時庭中馬忽鳴，女出視，未幾返。什珂曰：適何往者？女曰：吾已繫馬廐中矣。什珂曰：孰命汝繫耶？女曰：自昔皆然也。什珂曰：今則不然，吾當卽行。女曰：何爾急遽，不少飲噉，豈餅肉猶不佳，不及官中食美耶？姑待之，當更爲取佳味來。遂就壁龕中，出燒雞一盤，以麥粉塗雞肉煎之，冷而後食，牧人之珍羞也。什珂問曰：此何人之餽餘耶？女曰：客來逆旅者衆矣。孰出錢者，卽能得之耳。什珂曰：然則夜來有貴人駐此耶？女曰：然，有二人自維也。納來，二人則奪勃來欽人也，今晨二時而行。汝尙弗信，當出客籍相示。什珂曰：否，吾信之。酒家巨貓湯謨，初坐鑪側盪面，是時起立，伸其腰，復拱背穹然，隨躍下，至客坐處，舉前足搔韡，人言此示人明年雪深當幾許也。旋躍入什珂懷中，枕腕際。又一一爲舐其指，已而偃臥，鼓息有聲。女曰：視之，貓且媚汝也。什珂曰：然，至昨臥何人懷中，則吾不之問也。第雞值幾何？女曰：汝



非他人。何得言值。然今何以火急，將何往耶。什珂曰：至摩多平原，將訪獸醫……吾爲彼寄書來也。女曰：今往當不值，彼方以晨三時過此，來問二客，比聞皆行，已驅車向札謨平原去矣。一客爲摩勒維亞伯爵家執事，伯爵欲買甸加利牛，畜之莊中。又一人則畫師也，出小冊寫我入圖中，亦並畫牧者。什珂曰：然則牧人亦宿是耶？女曰：然，以牧人爲客鄉導，過札謨平原也。什珂曰：鄉導之人，乃後客一時而行，思之頗可笑。女曰：汝乃窮追如法吏，彼爲訣別來，今將遠行，恐不復得相見矣。言次，情不自禁，眼角有淚珠，瑩然欲落。什珂知之，故作弗見，俾女得拭其眼，什珂出紅泥煙斗，銜之口中。煙斗在口，意曰：禁接吻也。已而問曰：牧人遠行，乃何爲者？女曰：彼當趣摩勒維亞，爲主牧者，視札謨所購牛牲，當得石室一，米穀若干，年俸六百元，行將爲紳士矣。人亦咸重之，以甸加利牛羣，非甸人弗能治也。什珂曰：汝則何如，不亦將赴摩勒維亞，爲主牧者妻耶？女笑罵曰：奴子，汝知我弗行？知我舍汝外，無他人也。使不爲汝及平原所牽者，當行矣。我固汝之奴耳。什珂曰：是不盡爾。孰有爲汝目光所攝者，縱遠在地角，必復來歸。汝飲以狂藥，

令長相思，或以一髮縛衣袖，牽之可至，雖天川不爲隔。我亦然耳，自吾見汝日後，便化爲駮癡，永見捉弄矣。女曰，卽吾亦寧非癡？吾恆自詫，不審後將奈何。基督祭夕，鎔錫共卜者，實爲誰氏？所冠帕頭，又誰之贈？縱彼不言爲結納之物，吾豈弗喻。顧汝在烏跋羅斯市，與游女蕩婦舞蹈，吾豈嘗相從詞視。什珂曰，儻汝不以黃薔薇插其冠上者，便卽無恨。女曰，今以汝冠來，亦有一枝爲對，簪之可耳。什珂曰，否，吾所欲得，乃汝貽牧人之薔薇，此花不歸吾手，將終生不得寧逸。女乞之曰，珊瑚爾，珊瑚爾，毋爲此言！汝二人毋爲我而鬪——僅爲一枝黃薔薇也。什珂曰，事必出此。彼不殺我，則我殺彼，二者隕一乃已。女曰，汝方云不復相怒，今食言也。什珂曰，吾不怒汝。凡女子善忘，男子則守信也。女曰，天乎，吾未嘗一日忘汝。什珂曰，其然，如歌所云，

玉臂屬他人，衷心常念汝。

雖然，吾非無情人，且今不爲鬪很來，第欲汝知我尙生耳，雖自知吾死，反足福汝。女呼曰，珊瑚爾，汝豈欲吾往購燧木耶？（此節當係隱語，意頗晦，未能詳）什珂曰，燧木奈何？女子行事

皆爾。儻爾墜溝中，當從猶太人得燧木三匣，飲茶一杯已耳。顧不如善避溝澮，斯爲上策。女曰，勿復言此。汝猶憶吾二人初遇時，共爲遊戲曰：吾墜井中，孰引我出？兌契珊陀爾不知後乃信然也。什珂曰：第當日不知劬勞乃爲他人……又歎曰：唉，其時遠矣。陀羅志摩風磨之歌，猶未傳唱也。女曲身近之曰：歌亦何奇？汝先誦，吾將識之。珊陀爾倚壁而坐，一手按冠，一置案上，乃發聲而歌，神氣頹喪，與悲歌相稱也。歌曰：

陀羅志摩地，風磨何峨峨！

天風忽見背，空輪將奈何。

鷓鴣何無情，翻飛來相訣。

宛轉就新歡，恩愛中斷絕。

若問磨輪何不轉，爲念人世歡情短。

此歌生於平原之中，因而流及四方，如飄蓬之花，因風而轉。珊陀爾先唱，女和之，凡數過，

調始諧合，遂合奏之。及末，二人當接吻，則曲終矣。顧歌聲未已，什珂卽取烟斗銜之。女曰：爾輒以烟斗納口中，此物至可憎。什珂曰：此於我甚合，以我亦可憎人也。女曰：然，豎子良可憎。若汝者，只合變作絲竿，插戶後耳。因推之以肘。什珂曰：然，今撩我何爲者？女曰：我乃撩汝耶？吾何求於汝！縱以升斗計售，且不欲得一。吾豈盲且騷，乃愛及汝。倘欲求豎子如汝者，十人配吾十指，正易易耳。女聲色皆厲，婆特里亦受欺，疑惡客忤其主人，遂躍起而吠，女見之大笑，而什珂不動。亦不覺可笑，惟默然端坐，口銜烟斗，斗不燃火，亦無烟草。女乃調之曰：嘍！汝乃自誇其美，不肯爲人一笑。因笑當哆口眇目，令爾美損也。什珂曰：奪勃來欽市人，未嘗以我美，有所餽貽。女曰：而我則貽汝。豈吾贈猶未厚歟？什珂曰：贈有餘，尙足容一他人也。女曰：汝復言此耶？徒以一黃薔薇，乃爾介介銜及火伴。且彼亦可念耳！倘市井豪子，欲得薔薇，則自有花畦，紅黃綠白，顏色俱備，可自採擇。然俗歌云何？

鄉曲小家女，村里少年兒。

同儕不見顧，誰與慰相思。

什珂曰，汝豈右彼人耶？女曰，是亦誰咎？將女郎作歌寄意者之罪，抑男子聞歌會心者之罪乎？什珂曰，然則汝任其過歟？女曰，汝不言已恕我耶？什珂曰，吾踐吾言。女曰，然則更愛我乎？什珂曰，姑待之。女曰，忍哉此言！什珂曰，吾今愛汝矣。女曰，願如昔日之愛。什珂起立，以烟斗插帽緣上，逕持女郎，注視其目，言曰，克羅理，汝知疴疾有二，一寒一熱也。熱者暴烈，而寒者持久。其一速去，一則數來。然今當直言不作隱語。今日之事，罪誠在我。非我吹息花中，則蕾猶未發，蠶蝶飛蛾，無由聞香而至。吾誠愛汝，惟今則有異。當如寒疴，執守不去。吾謹視汝，如母之愛女，逮吾得爲圜人長，當共詣長老合婚，爾後相從，無有渝易。惟今若有人徘徊汝側，神則佑我，縱來者爲吾父之子，亦碎其頭矣。今吾手在此，遂出手授女，女摘金環置其掌中。什珂曰，不然，可仍著環。如爾言，此本吾銀環，新鍍作金者，吾不能弗信。女收環著之，而心別有在，蓋女深於情，寒疴之愛，乃所弗悅。湛思少選，隨脫圜人表衣，懸酒場闌干之後，客有飲酒不能償者，輒褫衣

爲質，亦懸其處。女語什珂曰，汝勿急急，今猶未晏也。獸醫非午後不能返，多牧場，因彼當檢視所賣牛牲，一一書契爲證，汝今往，但得見其傭媪耳。不如居此安，且不忍遇雨，此間無驟雨，亦無女子之淚，能溺汝也。汝頃所言，令我甚歡，當終口不忘。什珂曰，我爲汝購一物來，亦知吾遠地相念，爲何如者。今在衣袖中，可往取之。女探表衣之袖，中有叩火具，火絨，烟草匣，錢囊之屬，未得一包，裹以銀絲，啓之則黃色瑋瑁櫛一具。女見之色喜，曰，此貽我者耶？什珂曰，不爾，更以遺誰？凡鄉間女郎，如盤髮櫛上，則已上頭，身既有屬，人不得加以暱稱，女亦不復歌，不知在他年當作誰家婦之曲矣，克羅理臨鏡，挽髮繞櫛，色益豔美，乃迴身曰，汝今可吻我矣。張臂迎之，而什珂卻之曰，不然，吾會當立溫，今猶寒戰也。女被拒，大愧而顰蹙，然猶力作溫柔之色，而胸中則愛怒交戰，其怒蓋亦正爲其愛也。女少間乃曰，今炙魚時，爲汝作所好歌，可乎？什珂曰，諾。女至竈下，就魚籠中取川魚一尾，以廚刀剗其腹背，灑以青鹽，番椒，貫竹籤上，置煨炭之側炙之，以妙音作歌曰。

倉皇入野宿，爲語酒家婦，

炙魚竈火中，將柑佐春酒。

女郎爲我偵，極目望平蕪。

原上何所見，傳語毋踟蹰。

是歌自有神趣，令人聞之，如見平原浩蕩，遠有海市，又恍忽聞牧羊人笛聲，及牧牛者吹角，應作反響，聲甚哀切，且讀女郎爲我偵，極目望平蕪，原上何所見，傳語毋踟蹰一絕，覺貝達爾（卽平原中劇盜）一世艱辛，盡於數言。魚旣焦黃，女卽進之，食炙魚法，以手執串，一手持小刀，剔肉食之，其味甚旨。凡女郎待其所歡，親炙魚食之，意卽示深愛，又視男子歡然飽餐，樂復何極。時克羅理續歌曰，

女郎忽驚呼，親言事已急，

甲士八九人，刀兵耀如雪。

健兒跨青驄，一躍飄然逝。

大野渾無邊，蜃樓見天際。

昔二人同作此歌，至健兒跨青驄一句，圜人輒擲其帽，上觸屋梁，又以拳擊案有聲，而今日獨不爾。女問曰，汝何爲不復酬和，豈此歌尙不悅汝耶？什珂曰，我何悅？吾非貝達爾，亦與劇盜無情愴。甲士亦善人，能盡其職。惟彼狗盜，始命女郎爲斥侯，逮見甲士盔尖，便遜走大野，棄魚酒不復顧矣，乃猶作歌，以自誇美，懦夫哉盜也！女曰，汝食官米以來，且變行矣。什珂曰，吾未嘗變，惟時異爾。汝可翻裘外向，第猶是一裘耳。諺云，蓬陀（皮襖之稱）畢竟是蓬陀也。女曰，豈不知男子以如是陳言，詔其所歡，乃爲忤辱耶？什珂曰，恨吾不學，意摩勒維亞貴人，夜來駐此，當必善戲謔，有以相娛也。女曰，縱無戲謔，然亦不癡坐，有如野蕪。畫師尤個儻年少，而少短翹，蓋僅及我頰際耳。什珂曰，然則汝二人乃較量身長耶？女曰，不然，吾教之作俗舞，畫師乃跳跟，如二月乳羔，騰躍穀倉中也。什珂曰，第牧人奈何？彼見畫師與汝並舞，不折其頸耶？女曰，何爲



折頸。彼輩方飲酒爲樂耳。什珂曰：善，此非吾事。但更將酒來，毋得酸薄如醋者。吾將再引古語曰：魚在三水，不得歡樂。第三種水，蓋云酒也。女曰：汝稱吾酒爲水，乃重辱也。什珂曰：無傷，今爲我取罇酒來。珊瑚爾索罇酒，非也。罇酒者，自城市來，罇口封綠蠟，側貼標紙，青紅不一，上書金字，蓋僅宜紳士，或有官祿者飲之耳。克羅理赴土室取酒，心乃悸動，以女忽憶往事，嘗有吉迫希婦人，爲之占運，酬以敝衣，婦又相告曰：儻爾歡子，心漸冷落，爾欲撩之復熾者，事甚易。可。以橙汁和酒飲之，並納此草根少許，是名胖侏儒，男子飲此，愛當復熾，將不辭毀垣越壁而從汝矣。女因念今日正可試藥，以訶禁之。草根黝然，臥箱屨中，圓頂腫足，狀若傀儡。古昔相傳，是乃靈草，掘時能作大噉，聞其聲者猝死。人乃縛諸犬尾，牽而拔之。神人吉爾開，嘗以此草蠱阿迭修斯，暨其伴侶。（吉爾開者日之女能化人爲豕，阿迭修斯漂流過其島，流連久之，見訶美洛斯詩中）藥學者采之，則別有他用，名之曰 *Atroga Mandrogora*。至其草爲毒藥，則女所未知者也。

### 第三章

朝陽未上，訶多巴格逆旅中客，出門而去。所云逆旅，雖僅一道周傳舍，（原名卻爾陀）頗非荒涼頹廢，蘆葦覆檐，鷓鴣巢於梁上，如詩人畫師所想象者。瓦宇一棟，中有客室，可以安居，亦有酒窖，庖廚豐潔，不亞城市。屋後爲華圃，下臨訶多巴格川水，水流無聲，兩岸皆蘆荻楊柳之屬，參差下垂。出門卽大道，前有石橋，凡九孔，奪勃來欽市人，謂橋堅實，蓋由匠人以牛乳和石灰所致，而居民則云，以用訶多巴格所產蒲萄酒故，橋石勾合，不廢圯也。

客凌晨而行，其故有二。蓋畫師欲觀平原日出，此景絕異，非目擊其奇者，莫能彷彿得其形似。且所賣牛畜，亦非黎明不能分離。春時，牛多孳乳，牧人侵晨入羣中，逕將其犢去，母牛乃自從之行。平原中牛，性極暴厲，若遇生人，將觸之至死，惟與牧者習耳。客駕輕車二乘，將赴牧

地，其地荒僻，雖平原居人，且需導而行，顧御者識道，不患迷失，故任牧人留酒家中。牧者言當後發，必於中途相及，車遂先行。畫師居維也納，以山水繪名世，時至匈加利漫游，收集物色，以入畫圖，能作匈奴方言。其伴爲摩拉維亞土田主神寶伯爵家馬監，今使來視牛，未爲得人，不若別遣邨農，較爲勝任，蓋愛馬者，鮮解廐外事也。顧其人亦有一長，以能解匈加利語，昔爲騎兵大尉，駐匈加利時，曾從其地少女，學操此語，有伯爵家牧者二人，爲之侍衛，皆壯士，各持小銃。別有二客同行，一爲勃奪來欽巡官，一則畜牛主人，客今當就此羣中，擇取種牛牝牡二十四頭者也。

當啓行時，殘月昏黃，明星閃爍，見空際，遙望東方，曙色已作。主人爲畫師言，頭上明星，是名游子之鏡，可憐兒（卽貝多爾別稱）仰視此星，歎曰：天佑予！遂盜牛而遁，得免於難。畫師聞之歎服，言曰：美哉！猶狹斯丕爾（英國詩人生十六世紀著戲劇甚多）之詩思也。馬疾馳一時許，已入大野。野色空闊，杳無邊際，惟見上有蒼空，下有碧草而已，此外更無他物，如一鳥雀，或

食蛙之鶴，破其岑寂者。畫師益歎美不置曰，如此色彩，如此渲染，又以反比而見調和，蓋天工也。主人曰，今固甚善，然待蚊蠱馬蠅一至，便惱人矣。畫師曰，且是芳草如茵，與小池濁水相映，抑何佳耶。主人曰，君謂此行潦耶？吾儕稱之曰託卓戈。時聞頂上有黃雀鳴聲，畫師驚視曰，噯，何來黃雀，乃爾佳美。主人曰，雀今猶瘦，逮麥熟時，乃始可得耳。未幾，曙光益上，蔚藍天色，轉爲黃金，太白明星，爲日先驅，已燦然見天末。有暈色如虹霓，籠罩草上，隨人影而動。駕車駟馬，出滅綠草原中。久之，遙見有物黝然，則合歡木平林，小丘三數，土色微青。主人告客曰，此札謨之韃鞬岡也。其地昔有村落，爲韃鞬所毀，古寺廢址，在荒草叢中，及今猶存，野犬掘穴，時爬土出人骨焉。客曰，且是又豈「髑髏之地」也耶？主人曰，不然，非髑髏之地，此祇是飲牛井畔三轆轤耳，吾儕行近牧場矣。

衆旣抵林下，遂止車以俟醫師。醫師方發摩多平原，乘獨馬小車，臬兀而行。畫師就小冊中作圖，時而狂喜，呼曰，如此物色，如此布置，善夫善夫！主人則勸客勿畫此叢棘，穢惡可憎，不

如寫合歡木一本，亭然獨立，較爲清疏，顧畫師勿聽。已而醫師驅小車，斜向而至，亦不止車，惟呼曰：問客無恙。又曰：驅之驅之，及朝陽未至，可趣行。車馳良久，遂抵大牧場，是爲訶多巴格平原中最勝，有牛千五百頭。共居一牢，時方伏息，寂爾無聲，爲睡爲醒，乃不可知，顧未嘗見牛有枕首地上，瞑目而臥者，如漢勒德（狹斯不爾作劇中人名）獨白所云：「睡與將夢與？」一言，乃於牛爲不當也。畫師復驚喜呼曰：此畫圖也。植角成林，中伏老特，蓬頭漆黑，玃紋滿頸。薦上臥牛，一望黯然，四周水草，色作新綠，後映黃霧，遠見牧人燭火明滅，爲之點綴，是當傳之永久，使不朽也。遂一躍下車，語主人曰：君可先行，吾已見牧舍，當於是相會，因展繪具坐榻，置冊於膝，略圖其景，主人則驅車而去，時忽有牧犬二頭，見平原中有生客，大噪疾奔之，然畫師了不驚懼。大白衣而黑鼻，收入圖中，可以助景。犬亦不噬人，惟端正作胡坐，已而起立客側，意似詢曰：彼何人也？復坐，伸首窺冊，曰：此又何物耶？畫師戲笑，以繪彩塗二犬頰，一赤一碧，犬怡然受之，未幾，顧見火伴顏色，疑是他犬，因相鬪不可解，而適有人至，御獨輪小車。其人蓋僮子，日推

車從牛後，掘原上所遺樹根，載之歸，是名窮炭，平原居人，用以為薪，焚之有異臭，人獸皆喜聞焉。僮子以車介兩犬間，逐之去，叱曰：趣追。蓋平原中犬，不畏鞭箠，而獨懼一輪車。僮子狀甚慧黠，衣青色，布袴繡作紅花，為客將命來，云：畫師可至牧舍，其地可圖者多也。顧牧原之圖，猶未竣事，畫師語僮子曰：汝能以小車御我耶？當以此金為汝酬。僮子曰：唯，吾嘗數御牛子，較君尤重也。今可登。畫師以此計，事得兩成，坐一輪車中，安抵凱闌（即牧舍所以避風之處）而畫亦竟。

爾時衆已下車，引維也納來客，與督牧者相見。其人風貌，為匈加利平原住民本色，頰長而壯，髮方頰白，鬚髯翹然，久凌寒暑，面作赭色，連眉幾於為一，以常視太陽故也。平原中通言凱闌，是為人畜藉庇風暴之所，蓋風為牧人大敵，霖雨寒冰，則所弗恐，但轉裘外向，引冠覆眉，便可相對，若遇風乃需庇障，以風在大野，實具雄威，儻牛羣在水草之地，為旋風所襲，苟無林木，中途為阻，將長驅而入豕伊思川中矣。牧舍以厚板為圍，有廣檐三所，牛得退伏其下。牧人

之居，則一小舍，以泥塗壁，狀若燕巢，然其地非供偃息，以室小不能容，止以藏皮衣及其革靴而已。靴名般克，以小牛革爲之，留足不去，截頸著以鎖，中貯烟草番椒及錢貨，壁間懸表衣，夏著繡衣，冬則披裘，曰蓬陀，是亦爲牧人被薦，夜卽服此，露臥地上。惟督牧者得息檐下，以板檜爲榻，頭上度食架，貯麥餅，圓而大，又一筩，中藏七日之糧，其婦居市中，每禮拜日下午，輒爲將食來，牧者小舍前有一地，編葦爲籬繞之，下砌磚石，而無屋頂，是曰跋薩羅，卽庖廚也。有木三叉，下懸巨釜，用調牛羹肉糜，僮子卽司其事。籬間插長柄之勺，製以錫。督牧者見客，便詢曰：貴人不將牧者來，已放諸何地耶？畜牛主人，其名曰塞伽太，代答曰：以與酒家女郎小有勾當，故後耳。督牧者曰：唉，貝多爾行將滿醉歸來爾。畫師聞言大喜，亟詰曰：貝多爾……豈吾小友乃貝多爾耶？督牧者曰：不然，吾僅用此爲佳名耳。畫師歎曰：吾至欲一見貝多爾，寫之圖中也。督牧者曰：第客未必得見，吾輩不懼賊也。倘彼敢徘徊是地，早踈之去矣。畫師曰：然則訶多巴格野中，無復貝多爾在耶？督牧者曰：是未可言。牧羊人中，不乏鼠賊，牧豕者亦時變劇盜，而

牧馬者溺於愛戀，或失意化爲貝多爾。顧未聞有牧牛人行劫者。畫師曰：是何也？督牧者曰：以終日與牛伍，牛性靜且智也。故牧牛人不與飼羊豕者共坐飲酒。馬監問曰：然則牧者其平原中貴人耶？督牧者曰：然，貴人之中，侯伯爲尊，惟牧與圍，在野人間，正猶是也。馬監曰：豈平原中無平等耶？督牧曰：人世常存，永無平等。生爲貴人，雖服邨農之衣，不失其尊。縱鄰人牛馬，放逸在外，亦決不攘爲己有，惟驅之返其主人，第當貿易，或作小譁張，則吾所難言也。馬監曰：不然，貴人臨馬市時，互相面謾，亦復常習，無可非難。督牧者曰：而牛市尤甚。故吾勸君，及今善用眼鏡檢校，逮君驅牛去後，吾不復問矣。馬監曰：諾，謝汝誠言。

時醫師忽至，呼曰：客趣出，至竈前觀日出也。畫師先奔，急展冊圖之，而不得成。因絕望呼曰：嗟夫，此妄相也！其色若何？大地深碧，天垂籠紫霧，太空青黃，上有絳雲一抹。嘖，紫光忽作，朝日將上，炬火今起於天際，若三角塔，火焰環繞之，又如赤鐵，而光益灼爍，不可正視。嗒，日乃五角，頂漸圓如雞卵，其下復斂，上愈扁平，今儼若地菌矣。不然，狀如羅馬水甕。此妄相也。不可



以畫。今有浮雲來，日已變形爲愛神，翳其目，又如長髯議士。咳，使吾畫日五角而有鬚，衆必囚我狂人院中矣。因投其筆曰，匈加利人百事俱異尋常，如今觀日出，實見其景而不可得象，吾意日出不當如是也。醫師乃爲言，此第光之幻象，與海市同。以顯氣層積，熱度不等，光受反折，故成此相。畫師曰，然此終不可得象，吾幾不自信所見也。顧奇景亦不久即滅，如蜃樓之現，逮朝日出地，金光洶涌，不復可仰視，赭紅天宇，忽轉金色，地平一線，亦上下化合矣。

朝陽一上，臥牛皆動，千五百頭牛角之林，一時並亂。大特搖頸下懸鐘，丁丁作響，羣牛應之，皆牟然鳴。畫師又狂喜曰，善哉善哉，此華格那爾（日耳曼音樂大師）之合奏也。如聞管簫，畫角銅鼓，相和而鳴，此何如聲，亦何如景！是則「神之曙光」之末曲也。主人曰，然也，牛今趨井畔，牛母各呼其子，故鳴耳。言次，有牧者三人，亦趨而就井。井上有巨桁，制甚堅實，牧者引轆轤汲水，傾之槽中，爲事甚勞，日凡三反。客見之問曰，若用機械，以馬力引之，不尤簡易耶？督牧者曰，吾儕亦有一機。而牧者乃自願力作，不欲以是驚擾其馬也。別有牧人，乃就羣中檢薩該

多氏所有牛，一一將其犢出，檻之圈中，母牛自從之入。薩該多氏指之曰：此吾牛也。馬監曰：第牧人奚能於千牛之中，辨誰爲薩該多氏有者？豈汝乃一一識之歟？督牧者回首視客，意似憐之，曰：豈客曾見有二牛相肖者乎？客曰：由吾視之，牛皆等耳。督牧者曰：然在牧人眼中則否。客不復爭，惟言所選種牛皆佳。時僮子來報，頃居樹上遙望，見有牧人疾馳而來。督牧者曰：今乃驟馬來耶？第使來相見。吾將撻之，至於自忘其姓。客曰：君豈信將撻之耶？督牧者曰：不也，凡撻牧人者，當殺之。且彼又吾之所寵也，吾撫之長，爲之灌頂錫名，吾蓋豎子之神父也。客曰：然君又聽其去，令將牛至摩拉維亞，何耶？督牧者曰：然，此正吾所以護豎子也。吾不忍見其淪亡。豎子愛訶多巴格逆旅女郎，此非佳事，以女郎已有歡子，是一什珂，今方從軍，僅得假來歸，二子相遇，將如怒牛之鬪，不可以解。不若聽之遠去，取他鄉少女爲婦，而忘此黃齋薇也。獸醫已檢視所賣牛，各書契爲證，僮子則以朱寫客名第一字於牛背，蓋牧人皆知書也。時聞馬蹶有聲，牧人已馳至，長途奔走，益以朝來爽氣，睡意爲之一醒，至牧場外下馬，執轡而行。督牧者立牛

闌前，遙呼曰：「唉，汝游民，乃偕鬼物流連何地耶？」牧人不答，惟解鞍韉，去其絡頭。馬口滿白沫，牧人以衣裾摩其胸，又爲拭沫去之，易以絆索。督牧者又呼曰：「汝頃何來？」豎子：「汝後同行貴人一時而至，何也？」牧人仍默然，撫弄其馬。取鞍轡懸架上，督牧者怒而大號曰：「汝猶不答，抑待我爲汝耳穿孔耶？」牧人乃曰：「主翁知我，吾故聾且喑也。」督牧者曰：「吾惟詛汝生日不祥耳。吾昔督此言，豈爲汝嘲我地耶？且汝不見朝日已上乎？」牧人曰：「朝日已上，又豈我之罪歟？」衆聞之皆笑。而督牧者益怒曰：「豎子之慎，毋撓我！吾儻一舉手，或撕裂汝，如未漂之布也。」牧人曰：「唯，吾亦不愁爲布。督牧者不禁笑曰：「豎子善哉言！」又曰：「客有能辯者，可以日耳曼語與談。」馬監遂進語之曰：「汝甚俊壯，官奚爲不捉汝去爲騎兵，乃獲免役，其故安在？」豈有何缺陷耶？」牧者嚙口而睨客，蓋鄉曲少年，不悅論此，惟答曰：「吾思官不捉我爲兵，殆以吾鼻有二孔故耳。」督牧者曰：「是子惟能譎言，卽此可見也。」貝多爾趣去飲牛……非也，吾告汝何言，且汝豈醉耶？」抑不見牛母皆已入圈，孰爲將大特出耶？蓋將特出牢，事甚非易，而菲爾訶則獨擅其技，至牛所，溫存撫摩之，如

弄羊羔，徐引之出立客前。牛爲薩該氏多畜，狀甚偉美，廣額短角，巨目有黑環，額髮蓬鬆，牧人爲之搔爬，牛則爲舐其手。牛主人曰：是畜僅見三草耳。蓋牧人以草榮枯，紀年歲，一草猶一夏也。畫師見大特，依牧人而立，此景至佳，卽欲圖之。曰：牧者當立此，手扶牛角。顧牧人不慣爲筮，躑躅不寧。畫師每遇范者躁勤，輒與談笑以慰遣之。時衆皆往視牛，遂語牧人曰：聞牧者將牛入市，能譎張以欺生客，信耶？牧人曰：然。頃牛主人與客言，卽有欺罔。彼言牛方三藏，顧其口中已無一犬牙留遺。言次，啟牛口示客，以證其說。畫師固愛繪，顧尤重正義，聞言亟止畫曰：吾圖矣成。卽掩卷起，徑就牛闌中索馬監，告以故。馬監大驚，檢所購牛二三頭，皆無犬牙，乃呼督牧者語之曰：君昔誠我，貨牛者善欺，吾故不欲受罔如是。牛悉無犬牙，老甚不堪用矣。督牧者拉其髯笑曰：諾，吾知之，事見去歲實錄。德法之役，有將軍見給而敗，正坐不知牛無犬牙故也。馬監驚曰：牛乃無此耶？獸醫曰：然。馬監怫然曰：吾安知牛口中事者，平生未嘗爲牛齒醫，吾事惟在馬廐中耳。盛怒未洩，乃往責畫師，故相陷納，詰之曰：汝胡爲此言者？顧畫師雖知牧人給己，

然默不言。已而僮子來招客，言朝食已具，其爭乃息。

僮子在平原中，職兼治庖，今日治牧人朝餐，曰退斯多司加薩，卽肉糜也。旣成，將瓦罐出，置之三足几上，客環之而坐，各持長柄勺一，挹而食之，皆稱曰美。食旣，督牧者偕牧人啖其餘，僮子則刮釜底焦飯而已。時薩該多氏自入竈下點茶，曰甸加利之咖啡，平原中人無不知者。法煮紅酒至熱，入糖及肉桂丁香調之。早起跋涉野中，飲之爲味滋美。僮子滌釜汲水，懸之火上，待客閒游返時，牛羹可成，當得別嘗異味也。菲爾珂爲導，指點野外物色，一一示客，如避風之所及葬牛圍場。且曰，昔時牛斃野中，卽捨之去，肉攫之鳥飛至，啄之俱盡。今則不然，新有律令，牛死，當就摩多牧場，告牛醫，醫至檢視，記其病因，乃命瘞之。顧吾儕見肉佳，棄之可惜，因割一二瓣，切而煮之，曝日中令乾。收貯囊中，欲作牛羹時，出肉臘數握，投釜中，則足食矣。畫師疑視牧人，隨詢督牧者曰，君之寵牧，豈亦有時誠言耶？督牧者曰，甚鮮，惟頃所言誠，蓋此生第一次也。畫師曰，然則敬謝君牛羹之賜矣。督牧者曰，君弗驚，無害也。自天生訶多巴格以來，卽有

此習，君可視諸子，皆壯且健，復奚加者，顧實啖牛臘以長。彼博士學者，縱言之甚厲，而於吾匈加利人則無傷也。馬監聞言，密戒從者，毋得嘗羹。畫師曰：顧又安知非老獺故造此言，使吾輩不敢染指，彼乃從而笑之也。馬監曰：姑待之，且視醫師啖此否，以彼當孰知其實也。

未幾，海市已見，其爲物神妙，所謂人寰之夢境也。天陞見大海，巨浪相逐，自東徂西，小山點點雜其間，狀若島嶼。合歡叢木，脩成森林，野中牛羣，則化作大路，夾道皆高樓巨室。海上有小舟三數，亂流而渡，則馬遠行原上也。海市變化，以日出後爲最，有時鄰邨景物，悉見室中，相距至近，持鏡望之，道上行車，皆歷歷可數。寺塔人家，倒映波間。第當陰晦之日，則在地平線下，不可得見。客觀海市，皆歎異不止。薩該多氏大言曰：今可令日耳曼人繪之，而畫師則自摘其髮，呼曰：嗟乎，吾何辜，乃令見異景而不能收之圖中歟！此其何物耶？督牧者曰：何耶，此海市耳。畫師曰：然海市又何也？督牧者曰：海市者，訶多巴格之市海也。顧菲爾珂善言辭，勝於主人，乃爲解之曰：海市者，神之靈蹟，所以慰藉吾儕牧者，無使長日居平原中而生厭倦者也。畫師終

乃詢諸獸醫，答曰，吾所知則尤淺，嘗讀弗蘭美倫（法國天文學者）之書，中記屢樓，有見於亞非利加沙漠，阿列諾珂河上，或在錫該利亞者，亦嘗讀洪巴爾德，龐普蘭特記述，顧世無學者，知訶多巴格亦有海市，實則每當夏時，自朝至暮，無日不見。匈加利天然物色，空自隱沒，不爲藝林所賞，有如此也。醫師對客，盛傾其感慨，顧亦無暇長談，以職守所在，當遄返摩多獸醫院，遂與主客別，復乘小車，過平原而去。

時牛羣已放野外，牧人從其後，驅之益遠。牧場四周，水草尤肥，顧春時，牛皆在遠郊，逮夏一日至，草多枯焦，而近野無恙，猶可用也。衆牛將去，與闌中牛別，景甚動人，兩相嗚呼，如樂之合奏。馬監方與主人交易，且摒當啓行。主人受幣，漫納衣囊中，了不經意。馬監見之，告以在野田間，幸善藏貯，而主人不聽，但曰，吾平生雖屢經掠奪，顧未嘗見苦於盜賊，其知劫奪欺謾人者，皆世所謂士君子也。督牧者亦受酬，且語客曰，吾以地主之誼，有一言相進，君既購牛母可併挈其子去，此計之得也。馬監曰，不然，吾儕攜多牛奚爲，徒爾擾攘耳。抑將求駟車以載之耶？

督牧者曰：犢自有足，能徒行也。馬監曰：固也。顧牛當乳，將令吾行多滯，且伯爵買牛，非欲求純匈加利種，乃將以配西班牙牛，使之蕃殖耳。督牧者曰：如君言，則固當別論爾。百事俱備，牛羣當先發，馬監遂出傭契授菲爾珂，警官與以出境符牒，牧人受之，與牛券等並納囊中，又懸鈴於牛頸，褫表衣，縛諸角上，與衆訣別，上馬以竢。督牧者爲將行橐至，中貯餅餌乾肉大蒜，足七日之食，可達密司珂支也。老人又爲之述道中行程，當先至波伽爾，以春雨故，什該之地，道路泥濘，不可以過，惟野宿林薄間，逮至退伊斯川畔，須俟舟以渡，儻川水方漲，可止而待之，善飼牛，勿輕涉險也。次復授以誠言，居異域時，當自謹飭，無爲奪勃來欽羞。曰：去後當善從主人言，毋自放逸，毋忘到語，毋背教宗，凡遇齋日，當與祭勿懈，毋妄費資財。儻受室後，當善視其妻，生子則錫以匈加利名字。暇時卽草數行致神父，寄書資幾許，不吝見返也。言已，爲行人祝福，遂令去。時摩拉維亞牧夫，方放牛出牢，欲之驅上路，而牛旣得脫，悉四奔，牧夫追之，則卻立，怒欲相舐，未幾，復入闌就其犢。督牧者見此，遂語菲爾珂曰：可去，爲彼孱夫援手。畫師則曰：不如鳴



鞭以懲之。督牧者曰，鬼會折汝鞭耳。汝欲使之散走地角耶？此非馬比也。馬監大呼曰，吾思牛當兩兩縛其角，俾不得動。牧人曰，勿擾，第任吾爲之，隨作長嘯，卽有一小犬，自凱闌中躍出，大吠，入羣牛中，四向馳走，以爪搔奔牛之足，未二分時，牛復整然成列，隨大特而行。牧人亦躍馬從之，呼曰，趣行，羅薩，却珂，該綏。蓋二十四牛，皆各有名，呼之悉聽命，懸鈴大特，則曰畢思該，誼曰驚者也。大特爲率，衆牛靡然從之，過大野而去。衆立而望之，良久，行入海市之境，牛忽化爲大物，如古代巨象，色黑如墨，足漸長，與他牛相接，蠕蠕前行，而影皆倒懸，牧人守犬從其後，首亦下向。畫師倒臥草上，張其四體，歎曰，吾至維也，納美術會中，倘以是告人，人必踉我們出門外矣。薩該多氏搖首曰，此非佳兆也。幸錢已入吾囊中，可無恐耳。督牧者亦獨語曰，然，牛猶未抵家也。馬監則曰，吾觀此景滋佳。人何不借地，招客觀之，可以得利。薩該多氏傲然曰，信然，此景儻可取攜，人必將之至維也，納去矣。唯奪勃來欽未必遂肯聽之耳。

## 第四章

醫師乘小車，徐行野上。馬自識途，不煩鞭策，惟縱轡聽之行。醫師端坐思索。時出小冊書其上。忽舉首，見一牧馬者，疾馳而來，勢甚狂暴，似人馬皆已喪神。馬向車而奔，已復止立，踳跟仄行，又反奔去，騎者仰首，身曲如弓，兩手挽馬韁，馬則振鬣厲聲鳴嘶。醫師見之，亟攬轡揮鞭，驟馬追之。行少近，已識馬上人貌，乃呼之曰：兌契山陀爾。騎者似亦識之，緩其韁，俾馬得前，馬知指，逕至車側，止不復動，惟忿息而喘，搖首噴歔，亦有含意，但不得言耳。什珂坐鞍上，其身反張，仰首向天，韁已弛墜，而足猶力挾馬腹。醫師復呼曰：山陀爾孺子。兌契山陀爾。顧什珂似不聞，或聞之而不能言。醫師降車就之，抱之下馬，又問曰：孺子何所苦耶？而什珂不答，閉口，屈其頸，呼吸甚驟，目大張，炯然有異光，瞳子擴大，狀甚怖人。醫師以什珂臥草上，爲之診視，獨語曰：

脈亂，時急時絕，目睛擴大，牙關閉，角弓反張。嗟夫，孺子乃中毒矣！且其藥蓋毒草也。

醫師遇什珂地，在訶多巴格逆旅與摩多村落之間。蓋什珂方將歸村，而途中疾發，顧神意清明，猶自支柱，逮痙攣已作，手足不復聽命，羈勒既亂，馬亦驚躍，噴沫滿其口。醫師初欲扶什珂登車，顧身重不可舉，而聽之臥荒野間，則又不可，援者未至，鷲鳥已來，將撕裂其體矣。馬傍立，諦視不動，若有所知，時俛首視其主，促聲而噴者數四。醫師遂語之曰：汝今可助我，大野之馬，蓋獸身而人心，故能通人意，見醫師力不能勝，隨引首銜主人襁褓，提之離地。醫師藉其力，得抱什珂入車中，拾馬韁理之，繫諸轅後，遂驅車向摩多小村而去。

村中有病院藥局各一，然以療牛馬者，且醫師亦一牛醫耳。今際危急，固當竭力相助，而所疑難者，則爲力所能及否也。第一事，卽當檢其毒爲何，將爲木鼈，抑莨菪耶？而醫師不能辨。意但飲以黑加非，必無害，乃入莊中呼其從者，加非既調，而病者不能飲，其口堅閉不可啓，二人以鑿強分其齒，然後灌之，醫師又命曰：頭上覆冰，以芥子膏帖其腹。顧室無他人，遂自起爲

之。又至案頭，作書一紙，呼從者語之曰：汝聽之，善記吾言。可速驅車至訶多巴格逆旅。以此信致主人，若主人弗在，則命其家御者，急駕車至市，造醫師之家，授以函，當待之同至。吾乃獸醫，不能爲人治療，今事急，需助甚亟，可告醫師將其藥函來。汝又寄語逆旅女郎，蒐肆中加非，悉持之返，當醫未至時，病人不可無飲也。汝去，善爲之。從者受命急行，驄馬方入槽，呼息未定，復當馳向逆旅。克羅理方在廊下，汲水灌鶴嘴花，見車至，呼而問之曰：沛思多，汝來何事匆遽？從者曰：有信致主人。女曰：主人方在園中，招蠶羣入巢，汝雖往，亦恐不見理耳。從者曰：第醫師有命，當趣將車入市，逆良醫也。女曰：迎醫何爲？豈有人臥病，抑孰乃疴作耶？從者曰：非也，獸醫過大野，拾諸途中，病者蓋什珂。兌契山陀爾也。女失聲而呼，水罌墜於地。曰：山陀爾耶？山陀爾乃病耶？從者曰：然，病甚。乃欲攀牆而上，齧其枕衾，蓋若或醜之矣。女聞言，以兩手攫戶自支，乃得不仆。從者續曰：獸醫不知所中何毒，乃苦囿人至此，故將召市上醫師視之。女口中喃喃有言，而不可辨。沛思多又曰：吾乞娘子勿堅持其戶，俾吾往見主人。女不答。惟吃吃語曰：豈醫師不

知其毒爲何耶？沛思多曰：獸醫惟命汝，可盡以肆中加非予我，醫未以藥至時，但得以加非飲之，以不知園人飲何毒，未能投藥也。言已，卽往園中，索逆旅主人。女自語曰：醫師不知，顧我則能言之，縱得罪亦無怨，吾苟一言，醫師當能下藥救之矣。遂奔入室，啓箱取人形草根出，納懷中。嗟夫！此草，孰傳此方，以禍人者，孰或聽之，二者皆可詛也。女又取加非礮之爲末，沛思多爲老人所留，命助之收蠶，良久返，則加非已滿一器。沛思多曰：今與我加非。吾當行矣。女曰：吾亦同行。沛思多故慧黠，卽知其故，曰：娘子勿來。山陀爾病，汝不宜見之，其痛苦甚，視之令人寒顫，且醫師亦必弗許也。女曰：吾正欲與醫師有言耳。沛思多曰：然則誰復當壚視客者？女曰：婢及童子皆在，當能爲之。沛思多曰：卽行，亦當先語主人。女曰：否，彼將阻吾行。今可去，毋多言。遂排從者，逕出庭外，攬車側一躍而上，卽執轡，以筆亂擊馬背，驅之急行。沛思多後至，奔且呼曰：娘子，克羅理，且少止車，因岔息力奔，幸馬已疲，才將登陂，車行少滯，乃得及，攀援而登。女策馬不已，意驄馬一生，雖亦受鞭筆，顧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矣。逮至邨外，有沙地，不可馳驅，僅得徐步。

女不復可耐，卽下車，攜加非之罐，橫過草田，逕造醫師家，比至，逆喘不能言。醫師自窗閒望見，出至廊下，當之曰：克羅理，汝至乎？來奚爲者？女岔息言曰：山陀爾何如？醫師曰：山陀爾病矣。女立室外，病人呻吟聲歷歷可聞，女問曰：其病奈何？醫師曰：吾猶未能知，且不欲妄羅織人也。女曰：然吾知之。有一女子，飲以藥，吾知其人，彼以藥和酒，欲使愛己，乃適致之病。吾知其人爲誰，且知其事若何。醫師曰：克羅理君，毋輕許人，是乃重罪，須有實證也。女曰：證故在此。探懷出草根，陳醫師前，醫師驚呼曰：嗟夫！此 *Atropa Mandragora*（曼陀羅華），蓋劇毒也。女以兩手掩面曰：顧我安知此乃毒藥耶？醫師曰：克羅理，毋更驚我，不爾將踰窗遁矣。然則酖山陀爾者，豈信汝也耶？女默然頷其首。醫師曰：第汝奈何爲此？女曰：山陀爾遇我少情愴，因憶昔有吉迫希婦人言。儻以草根調酒飲之，能招之復返。醫師曰：汝何以與吉迫希婦人往來，乃何利耶？爾儻入學，塾師自能教汝，識別毒草，汝乃不往，徒就流亡老嫗，習訶禁之術，今則何如？孺子不已。馴耶？女哀乞曰：彼其將死也歟？醫師曰：豈彼非死不可耶？不然，其魂魄尙相結合，不爾易散也。

女呼曰，然則彼生耳。遂長跽，執其手吻之。醫師曰，勿吮我手，手皆塗芥末，當令汝口腫也。女將吻其鞵，亦弗許，則吻其足迹，伏身輒砌之上，以口親鞵泥印。醫師止之曰，今可起，更有所問詢，汝已將加非至乎？已碾而烙之耶？甚善，醫未至時，當以此飲之。幸汝示我孺子所服草根，以吾今知當用何藥解之矣。汝可善自爲，亟去此地，以汝所爲，乃爲大罪，醫至當報官，法吏且將推問，今速遁，伏處遐方，此人更能知汝也。女以垂鞞拭淚曰，吾不遁也。一身在此，不敢惜命。吾獲罪而受譴，當也，但必不去此，聞室內呻吟之聲，拘我使不能行，如楛在足，幸醫師見憫，俾吾得近其傍，爲之浴額扶枕，拭頰問汗，吾願足矣。醫師曰，此乃汝願耶？使我從汝言，乃令酖人者還視被酖者疾，人將以我爲狂，縛而投諸牢中矣。女聞言，顏色悽苦，問曰，然則醫師乃信以我爲凶人耶？因四顧，見曼陀羅華，猶臥窗櫺間，卽攫得之，醫師未及阻止，女已納諸口中。醫師曰，克羅理，幸弗以毒草爲戲，毋齧此物，速取之出。吾當允汝往視病人，雖吾已前言，此景非汝所宜見，蓋慘苦之狀，非柔情之人所堪平視者也。女曰，吾知之，汝之使者已告我矣。云面目皆變，不

復可識，色若死灰，額有黯影，汗流被頰，張目直視，光若琉璃，口閉不啓，張之則噴沫，呻吟轉側，切齒掉臂，曲身反張，狀至慘澹。顧願以此爲吾罰，聞其呻吟，見其痛苦，如以利刃刺吾心也。且吾縱不得入，而此景宛然，如在目前，與親臨其地，無以異也。醫師曰：善，今試視勇氣爲何如。可將壺去，中注加非，無使匱乏。顧慎之，苟泣失聲，便當推汝出門外矣。遂啓戶使女入室，女見其歡僵臥榻上，乃幾昏厥，相別會幾時，紅顏年少，忽成醜惡，今視其狀，但令人哀耳。醫師召從者至，女捧加非壺而立，力遏其淚。醫師或微聞啜泣聲，輒睨之，女便假爲咳嗽，以自掩蓋。時二人以芥子膏敷病者足底，既，醫師語女曰：今以加非來，注其口中。然甚事不易，二人力持其臂，俾不得動。醫師曰：克羅理，可啓其口。不然，汝當以鑿強分其齒。毋恐爲，彼必不吞之，第銜之至固，有若機鉗耳。女如言。醫師曰：徐以壺嘴注加非於口中。汝甚聰慧，吾當薦諸大悲女衆，爲護疾人也。女聞言作微笑，而心則幾碎矣。已而曰：但得彼不瞠目視我，斯善耳。醫師曰：然，二目瞿然，狀至怖人，吾亦云爾。久之，藥力似已及，病者少蘇，呻吟漸息，掣縱亦解，惟額熱如火炙。醫師乃



教女以冷水溼布罨頭上，未幾復易之，女一一如命。醫師稱之曰，吾視汝大有毅力，可佳也。時病者眼瞼忽闔，目中凶光滅不復見，女乃大喜。無何，口高亦弛，可隨意啓閉，是或以及時進藥，故得近解，亦或以中毒未深故也。逮市醫至時，病者已有起色，二醫師以臘丁語相問答，女不能解，惟以意度之，知所言爲己事。醫診視書方已，卽乘車返市，有警吏同乘而至，獨留不去。醫師方行，復有一車，逕入莊來，則逆旅主人來索其女，衆語之曰，翁無怒，女郎已見拘，不能歸也。汝不見警吏在耶？主人曰，吾嘗言之矣，女郎失意，便化作狂易。顧此非我事也。遂返，驅車向訶多巴格而去。

## 第五章

女終宵坐病榻之側，不離跬步，亦不聽他人爲代。前日之夜，亦達旦不寐，而哀樂乃大異，

今卽爲其報也，女倦甚，時坐而假寐，但聞病者微呻，立復驚覺，爲易額上褵布，又自以冷水澆目，使之清醒，雞初鳴，病人乃得入睡，張其四體，鼾聲大作。女始而大駭，疑其垂死，旣乃轉喜，蓋鼾息整調，不異健者，且坐聽其聲，可以祛睡。逮雞再鳴，則轉爲微瞑，已而醒，隨作呵欠。病人已能呵，更無可恐，瘳孳時亦盡解，凡病瘳瘳者，及得欠哇則愈，故一欠之直，萬金不是過也。女將以加非進，病人搖其首，微語曰：水來。女遂趣鄰室，叩醫師戶，告以病者索水，可飲之否。醫師披衣蹣跚而出，親往視之，喜曰：疾行就愈，覺渴乃佳事，可與以水，縱飲之。病人飲盡一器，復頽然入寐。醫師語女曰：今彼方熟睡，可就室少休，吾當啓戶而臥，自將意視之耳。顧女不聽，但堅乞留此，得隱几假寐足矣。醫師乃去，未幾，女驚醒，則見朝陽已上，黃雀鳴於窗間，病人猶安臥，方在夢中，唇吻微動，如有所言，繼作微笑，半啓其目，而狀甚疲，卽復闔。女見其唇焦枯，似欲得飲，低語之曰：吾當更以水進耶？病人閉目答曰：諾。女將水器至，顧昔日健者，今乃無力舉盂，持至唇際，女遂扶其頭而飲之。飲時半猶微瞑，首方就枕，忽朗吟曰：奈何不愛有情世，此姝彼美皆

鮮花。(原云吉迫希女郎匈加利女郎二者同是華也)其聲靡靡然，殆醒睡之交，續其夢中之高歌歟。

## 第六章

一二日後，什珂疾已瘳，能自起立，蓋生長原上，體極強健，故危機一去，卽不復偃臥室內。大野中人，皆與牀榻無緣也。至第三日，遂語醫師，將復歸牧馬。醫師曰：孺子且少待，有人欲見汝也。其人爲誰，則市中推官，得醫報告後三日，偕祕書及警吏各一人，至摩多來問其事。初召克羅理訊之，女一一直言無所隱。但云因摯愛山陀爾，飲以藥，乃欲使之愛己，以此辯解，密書悉錄之入簡冊，令女自簽署。次當候什珂疾已，集兩曹質之。什珂居病院中，未嘗對醫師一述女名，佯若不知女亦在此，爲之視疾者，且什珂病少間，女亦隱不復出矣。會訊之時，推官先覆

誦案牘，令女聽之，女一一承對，無有異言。次乃命山陀爾至，什珂入室，乃忽變行，舉止風度，悉酷肖戲劇中馬盜，令人見之，幾疑場上優人，方演員多爾也。推官問其名，則瞪目而視，大言曰：汝問吾大名耶？名曰兌契山陀爾。吾未嘗傷人，亦不作賊，胡乃使甲士拘我至此？且我非文官所轄，吾乃皇帝之兵卒，孰有訟我者，可詣將軍麾下，吾當待罪其處。推官曰：少年無怒，今非有人訟汝，特以有事相關，欲得汝爲證，所需惟此耳。汝今告我，曾以何日造訶多巴格酒家耶？什珂曰：吾當語汝。是何諱之有？第先遣甲士去，毋立我後，苟少近我，慮或性發，將酬以老拳也。推官曰：少年勿爾矜急，甲士非以守汝。第語我，何時訪克羅理？女出酒相款，是何日耶？什珂曰：諾，吾當定神思之，吾曾一詣訶多巴格逆旅，時爲去年，地母祭日，卽邨人傭聘牧羊者之時也。爾後官捉吾爲兵，未嘗復往。女呼而止之曰：山陀爾，什珂答曰：唯，山陀爾吾名也。人爲我錫名如是。推官曰：然則三日前汝未嘗往耶？爾時女郎以曼陀羅華和酒飲汝，乃令汝病。什珂曰：是日吾未至，訶多巴格，亦不見克羅理。吾曾一飲其酒，此蓋半年前事矣。女呼曰：山陀爾，汝乃爲我

故，故作妄語耳。推官怒曰：少年謾面母，以罔長官。女郎已自白，以曼陀羅華根和酒酖汝矣。什珂曰：然則自是女郎誑耳。推官曰：特女不懼嚴譴，自甘坐罪，其故安在？什珂曰：其故安在？女郎狂亂，便爾譫語，無復理故。克羅理女士以吾少相過從，因銜我，今以罪自誣，將使人憐其無辜，遂吐實，以女名相告，是兒卽令我顛倒失神，以蠱酒見飲者也。吾儻欲言，當言其名，弗欲卽弗言。克羅理女士恨吾歸後，未嘗往訪，故以此計相報酬也。女盛氣向之曰：山陀爾，汝終身不作妄語，今何所苦而爲此耶？昔者但得一言，可免兵役，汝則弗聽，今乃妄語，謂三日前未嘗造我。然則吾髮上之櫛，又誰所貽耶？什珂笑曰：何人所貽，女郎自熟知之，較我爲審也。女曰：山陀爾，汝幸勿爾。吾獲譴，卽荷校受笞，無所怨，吾頸在是，斷之亦可，惟幸勿言汝已忘我，且未嘗相過，以此實較死尤難堪也。推官大怒曰：男女私情，汝曹可自決之，毋喋喋於此。吾第以酖酒事，欲知罪人爲誰耳。女遂詰什珂曰：言之，今言之。什珂曰：諾，儻必欲吾言，亦無不可，當盡以相告。三日前吾過阿哈德平原，遇吉迫希流人，張幕露處，有一女子，目如木李，立穹廬前，招吾笑語，要

我入室。衆炙乳豬一，共相啖食。吾飲其酒，覺有異味，顧以女唇甘，遂忘其苦。女聞言大呼曰：汝誑，汝誑也。此汝咄嗟之間，所自造作者也。什珂乃大笑，一手按頂，彈指作響，朗聲作歌曰：奈何不愛有情世。此姝彼美皆鮮花。蓋什珂此計，初非成於頃刻，當疾作之夕，女坐牀側，爲之理枕，潤額，爾時什珂首猶岑岑然，乃思索得奇計，救其故歡。推官憤然，以拳撞案曰：汝曹毋敢譎言，以法爲戲者。什珂正色曰：孰乃以法爲戲耶？吾當誓諸神，以明所言皆實。因舉三指。女狂呼曰：汝勿爾。毋得僞誓，以喪其靈魂。推官怒罵曰：鬼行攫汝。汝二人皆狂易也。又顧祕書曰：可錄圍人所言。吉迫希女郎事。至罪人何在，則當問警吏，自追捕之，此其職也。今二人可去。儻有事，當更相召。女遂得釋，惟小經歷折，亦其應得也。什珂則留俟牘成，署名於末。女乃立廊下，待其出，聽馬郎繫庭前合歡木下。什珂先就醫師，謝相援之恩，醫師傍聽，已知推問情狀，及什珂言既，遂語之曰：山陀爾，吾雖屢見名優演貝多爾，顧未有勝汝者。什珂曰：吾所行當，抑否耶？醫師曰：甚當，汝蓋丈夫也。唯若遇女郎，幸少慰藉之事，至於此，良非意計所及。什珂曰：吾無恨於女郎。

謝公高誼，天當福汝。既出至廊下，女遮而止之，握其手曰：山陀爾，今日汝乃何作？汝爲僞誓，甘使魂魄湛淪，又以妄語欺人，皆徒爲我故。且欲救我得免鞭笞，倖逃嚴譴，至忍言未嘗愛我。汝奈何爲此耶？<sup>？</sup>什珂曰：此吾事也。第有一言相告，吾儕二人中一，吾當永與爲仇，無有已時。汝勿啼，所言非汝也，吾亦不敢復視汝目，以其中見吾影象，且吾自視此身，已不值一衣上敝紐矣，神其祐汝，言已解馬騎之，疾馳向大野而去。女立而望之，良久，至淚下承睫，目昏不復可見。乃已，又尋地上，拾什珂所棄敝紐，藏之胸前。

## 第七章

牛羣至波伽爾渡口，不可以過，果如督牧者言。退伊斯，塞郁，海那特諸川，皆方氾濫，水及徒杠之梁。渡舟已曳上，繫岸上柳樹間。大樹帶根，爲水所拔，悉乘濁流而下。鳧雁鷓鷯鷓鷯之

屬，羣游水上，不復畏弓矢。交通既斷，伯爵牛羣止不得前，而奪勃來欽烏跋羅斯二鎮居民，欲趣赴阿諾特期市者尤困窘。車皆露立行潦中，客則聚集渡頭酒家，互訴其苦。弗爾珂獨去爲牛購芻草，乃載一車而返，曰：縱得速發，猶有三日閒居也。衆中有一媪，業賣炙肉，亦赴市者，攜一大鐵釜，豚肉鮮肥，皆切作片，今及時得售，乃以玉蜀黍莖榦構一茅舍，設食肆焉。拾水上浮木焚之，不需買薪。酒家老翁處，有酒可沽，酒味辛烈而人稱其佳，以其地更無佳酒，勝於此者也。甸加利人外出，恆攜烟草及食囊自隨，故食品亦不憂匱乏。衆聚一室中，頃刻相識。奪勃來欽韃匠，與烏跋羅斯鞣工，二人本舊知。一衣估，人皆字之曰叔，賣薑餅者，著長袍亦襟，自覺異於凡衆，則別案而坐，然亦共笑語。已而一馬僧人，唯以其鼻句曲（猶太人之特徵）故僅得立談而已。逮牧人至，客讓一席與之，蓋以牧者任重，故靡不致敬。摩拉微亞牧夫，則留室外視牛。衆談笑甚歡，而猶靜飭，以彭陀爾夫人尙未至也。夫人一至，便高談滿坐，更無人得驢一語者。今其車猶滯途中，故後，偶於逆旅遇其妹婿，因與同行，其人蓋木工，方攜箱籠，上繪鬱金香華，



赴阿諾特市求售，而夫人則以皂角蠟燭周給世間者也。牧人進時，室中皆滿烟氣，不可辨物。韓匠方詢鞞工曰，叔可告我，以汝居烏跋羅斯，近珂多巴格逆旅，當知酒家女郎，以何物酖什珂者？牧人聞言驚愕，如中丸貫胸。鞞工曰，無他，克羅理爲圜人調羹，乃雜以鴉爪耳。餅師曰，不然，吾所聞有異。克羅理蓋以芫華和蜜汁中。卽人用以毒魚者也。鞞工曰，然夫，客所知必較我爲廣，以貴人佩金鎖子也。唯官召烏跋羅斯軍醫，剖死者體，則爪在腹中，遂漬白酒中，留爲後日之證。餅師曰，汝乃竟殺牧人，吾則未聞其死，但發狂易，已致諸蒲陀，鑿頂啓一孔，蓋毒氣悉聚其處，須縱之出也。鞞工曰，致諸蒲陀，信然耶？人但送之入地下耳。以吾婦聞諸明器師，是人卽親以紙花散什珂棺上者，此蓋實事也。餅師曰，且勿爭，今契摩克夫人亦將膾炙在此，彼自奪勃來欽來，後發一日，當得其實，可呼問之。顧夫人方炙肉，不能起立，僅得由窗間傳語。媼亦言什珂已葬，奪勃來欽僧侶，誦經墓上，方丈大師，則爲之說法作別也。時有三人同聲問曰，第女郎則奈何？夫人曰，女郎奈何已偕其歡子遁矣。其歡蓋牧者，女酖什珂，卽從其教，今二人方

招集徒黨，謀爲暴客也。菲爾珂靖聽之。餅師曰：甚矣，訛言之惑人也。吾懼夫人所聞未真，官已捕女郎，加以桎梏，甲士擁衛之，送之入衙。吾家小子，親見之來也。牧人亦聽之不少動。顧忽焉衆乃大擾，則彭陀爾夫人已至。夫人先行，次爲御者，復次爲妹塔，曳一巨箱。匈牙利語至溫雅有禮節，卽一貨皂角之人，猶別有尊稱，曰伊法淑尼（意曰少婦前譯作夫人）也。室中人見之皆噪曰：彭陀爾夫人，當能見告，酰什珂之女郎，今已奈何。夫人曰：諾，此甚易耳，但先容我少得定息。言次遂坐巨箱之上，若在日用几榻，一經此重，便立粉碎矣。客曰：今人已捕克羅理，抑女遁耶？夫人曰：官已鞠女定讞，決爲大辟，明日當閉死囚牢中一日，棄市之期，則後日也。今朝劊手自綏該特來，寓白馬旅舍中，以黃牛館中人，拒而不納。此事至實，萬無有訛，以我聞諸旅舍門者，彼就我求燭，爲言如此。客曰：第女郎當得何死法耶？夫人曰：依古法，當坐藁上焚之。第官以女爲良家子，且其父亦善士，故但刎其首去，蓋貴人例皆斷頸也。餅師曰：夫人勿復道此，豈人在今日，猶論族望耶？當四八以前。（千八百四十八年匈牙利革命之年）吾若披銀釧之衣，

衆輒以我爲貴人，過沛思德之橋，未嘗索稅。而今則吾雖披……言未及竟，衣估遮止之曰：「儂汝銀釦之衣，毋想擾爲。衆曰：且容夫人言其所聞。女郎殺人，乃何故耶？夫人曰：其事甚異，蓋一罪生二罪也。數日前，有摩拉微亞販牛人，至此買牛，其人攜多金，克羅理見之，告其所歡牧者，二人遂共殺牛商，投之訶多巴格川中。顧圜人素亦有情於女，時適見之，三人初共分所盜金，而後復訛什珂滅其口。鞞匠問曰：牧人今何在，寧已逮捕耶？夫人曰：儂可獲者，已捕之矣。顧牧人已遁不見，警吏方大索野中，且懸金物色之，吾曾親見案牘，孰有生擒之者，予百金。且我亦故與牧者稔也。今也使山陀爾易地爲菲爾珂者，其景當不同，將有大事起，陡以巨槌擲案上，蹴坐榻倒地，呼曰：吾卽其人，卽懸金相物色之牧者也。汝儕孰欲得百金者，爾者客則驚起四奔，或入窰室，或攀援入烟突中。顧牧人性情，乃頗殊異，終生皆敬謹從事，且與牛爲伍，能知捕牛攀角者之爲不慎也。時以肘憑几，晏然問曰：豈夫人讀物色之榜，故識牧人耶？夫人曰：不然，吾見此人，焉得不識，蓋彼曾屢就我求皂角也。馬僧欲自銜其智，乃曰：然牧人求皂角何爲？凡

牧僮皆著青衣袴，無待浣濯，以其布悉先以豬脂煮之也。夫人曰，善夫，其然耶？求皂角乃僅爲浣衣用耶？豈牧人不薙鬚眉，將或終歲蓄長髯，如猶太馬僧耶？衆闕然大笑而號。馬僧窘甚，自語曰，吾自多事，何所爲耶？牧者仍徐問曰，夫人或未知牧人之名歟？夫人曰，吾奈何不知其名？第今適忘之。吾識其人，不異吾子，其名正在吾舌尖上也。牧人曰，得無羅卻，弗爾珂乎？夫人曰，然，是也。言在吾口，汝乃奪取之，汝亦或知其人耶？牧者默然，不曰已識其人，不異吾父之獨子，惟徐叩烟斗之灰，又納之，起立，以挺倚草榻之側，示已有主者，人不得復佔之，隨就案上燭火，燃其烟斗，出室而去。衆復聚議之。一人曰，此人胸中，殆有物重如鉛，壓其良心之上。或曰，吾甚不欲見其目光。又一人曰，得無其人於醜什珂事，有所與耶？馬僧復冒昧出言曰，吾願客容我一言。吾昨在阿哈德平原買馬，親見死者兌契，山陀爾，顏色鮮美，有如甘棠，彼且爲我捕駒也。此言萬萬真實，無可疑者。衆皆恚呼曰，何也？然則吾儕在此，乃互作妄語相欺罔耶？狗可去，速道！言未絕，衆卽攫其領，揮之出門外，撞毀其冠。馬僧撫摩破帽，漫罵不已，既乃悟曰，吾自多

事，何所爲耶？猶太人卽作誠言，亦孰聽者？是時，牧者往語摩拉維亞人，可入室飲酒，己當代爲視牛，室中有空榻，側倚木梃，可坐也。二人旣去，牧者乃拾窮炭一片，藏衣袖中。彼將何所用之乎？未可知也。

## 第八章

出訶多巴格以外，人無有知窮炭者，幸也。是物出原上，顧非草花之屬，野中牧者，用以爲薪，蓋動物之炭也。嘗聞一匈加利富人，會當喪亂，將謀避地，因暫僦居瑞士，顧四周皆高山，不能見慣也。每夕輒獨坐室中，取原上所產窮炭一片，投鑪中焚之，閉目嗅其氣，乃恍忽如身在大野，牛馬徐動，微聞鈴聲，故鄉物色，皆在目前。今試念之，彼明智之士，坐聞窮炭之烟，且能移情動興，其效若此，然則此章所記，正亦事所應有，無可疑訝者爾。

行人俟波伽爾渡頭者二日，至第三日，糧食既竭，客心亦急，不復可耐。至夜半，舟子乃來報。退伊斯水已大下，渡船已穢裝，及晨可濟矣。衆有車者悉以車下舟，一一相排比，次牽馬下，復次則驅牛入艙，顧舟小不能盡容，雜杳殊甚，人復相擠，溫和而實厲，凡入劇場者所熟知也。既而巨特亦登，惟牧人及其馬尚在岸次，最後下。摩拉微亞牧夫，則處牛車之間。而舟猶未得即發，以曳舟之纜，受水而急，須曝日中，及弛乃可行。溼解化作微烟，濛濛而起，狀若湯氣。未幾，牧人倡言，當乞舟子爲客調辣魚羹食之。其時食物已盡，惟餘一鍋，而川水方落，魚則甚易得，舟人以槳刺其鰓下，即獲鯉魚鱒魴之屬，甚肥大，遂批鱗切之，投鍋中，下燃微火。然魚雖得，而猶有難，則問孰有番椒是也。匈牙利人恒自攜食囊，各齎其糧，唯今以淹留三日，即番椒亦盡。而若無番椒，則魚羹亦不成。牧人自袖中取一木匣出曰：吾適猶有少許在此。衆既絕食，而獨留其餘，俾共享之，其識甚遠，衆以此甚德之。釜在渡舟之尾，牧人欲往就之，而牛適介其間，乃循舷而往，蓋人不欲以番椒之匣，輕授他人，亦無足異。時舟子以番椒治魚——亞勤薯書言。

曰，番椒、毒草，惟野蠻部落敢食之。——牧人潛以窮炭投竈中，人皆不之見。顧韓匠卽言曰，吾意番椒必已焦，何來此香味耶。衣估曰，香味耶？否，吾謂此蓋臭味耳。然牛聞油氣，效乃尤速，大特漸躑躅不寧，引首騃烟，搖項下懸鈴，牟然而鳴，旣而俛首舉尾，大聲怒號，羣牛聞之皆動，左右騰躍，或人立，互乘其背，牛悉聚舟側。彭陀爾夫人號曰，聖母馬理亞，聖女安娜，其護此舟。韓匠戲言曰，夫人輒起，坐舟之彼側，當立平。而舟已甚危，衆力攀渡舟之索，俾勿轉覆，然舟大傾側，舳與水接。忽焉，特大吼，卽躍入水中，羣牛從之，一刹那間，二十四牛皆下。時渡舟方在中流，牛悉游泳，向岸而去。摩拉維亞牧夫大呼曰，速返，速返。二人蓋欲返舟至渡頭，自往要之。而衆皆叱曰，孰言返者！吾儕必渡，赴市已太遲矣。牧人晏然言曰，孺子毋號哭，吾當驅之來歸耳。遂引馬至舟末，跨之，以鞞炬刺馬腹，馬踰闌躍入中流。鞞匠乃慰牧夫曰，視之，牧人卽追而及之，毋懼爲。馬僮以舟中無地可容，且不欲廁足牛羣中，致驚其馬，獨留岸上，意乃相反，呼舟中渡客語之曰，汝曹不復得見此牛矣！但自可向空呼嘯招之耳。鞞匠怒罵曰，約諾（古希伯來豫

言者）敢復狂言，焉得食餘殘骨射之耶。牛亂流而渡，既抵淺瀨，徒涉兢登。牧人從而後，以牛善泳，較馬速也。牧人登岸，解肩頭巨鞭，鳴之。衆聞之語，牧夫曰：今彼方招之返也。顧不知鳴鞭牛後，乃驅之速行。衆見牛逸，新得談資，更討論不已。舟子初誓言，今日之事，已數見不鮮，牛自訶多巴格來者，易中懷鄉之病，渡舟方行，輒發狂暴，投水而逸，奔返大野。餅師多讀書，善知其故，曰：人亦懷其家鄉，此情同也。彭陀爾夫人曰：牛必已歸家，就其小子矣。牧者使其母子生離，此正大誤也。鞞匠爲懷疑派人，則曰：然吾意有異。往聞人言，牧者至狡獪，欲使牛逸，輒以脂膏少許，入烟斗中焚之，牛聞其氣，卽發狂瞠視，四方奔散，牧者乃得乘間有所圖謀。吾頃聞香味，有似此物。餅師曰：然叔聞此，奈何不奔去衆，嘩然大笑。鞞匠曰：姑待之，竅登岸後，當相報耳。而摩拉維亞牧夫，見牛奔逸，乃無可笑樂，亦無足研究，爲博物志資料，惟咆哮怨詛，如被火之流民，渡舟老人，雜操斯拉夫方言，乃慰之曰：孺子勿號！*My sheker!*（斯拉夫語卽云勿號）牧人必不盜汝牛。冠側銅板，上鐫奪字者，非掠奪者之略字，乃云奪勃來欽市也。彼不能奪牛而



走，逮渡舟返，牛當已至，牧人行驅之歸耳。唯今若入缸，當繫母牛三頭爲一羣，大特則以繩縛角，繫之鐵環上，更無有失，但汝當賦渡資二倍也。及舟抵彼岸，衆皆登陸，復載客返至渡口，已歷一時有半。牧夫亟上岸求牛，大索渡頭，而竟杳然。馬僧則言怒牛狂奔，向林薄間去，未幾卽入楊柳叢中，隱不復見，牛不趁大路，惟下風而奔，以首向地，揚其尾，如爲蚊蚋所苦。時有陶工後至，載盜器一車，自烏跋羅斯來，言中途遇羣牛，後從騎者并一犬，疾馳而過，趣札謨之野，至訶多巴格川畔，人牛皆躍入水中，爲叢葦所蔽，不復可見。牧夫聞之，哆口不能言。舟子乃曰：國人，（摩拉維亞人亦斯拉夫種故云）汝今乃可以號矣。

## 第九章

阿哈德平原，蓋雜色馬羣之牧地也。廐舍在中，四周皆大野，遠接天際，舉首一望，但見羣

馬食草其中，此外更無一物。馬具諸色，而匈加利語繁富，一一有其名，曰驃，曰騶，曰驪，曰驄，曰駟，曰駟，曰駟，曰駟，其中尤珍異者，則爲乳白馬，以馬備種種毛色，或稱雜色牧場。若人家馬廐，則大有異，其所畜養，大都一色，或一種耳。奪勃來欽養馬者，多將其化馬寄阿哈德牧地，其處終年放逸，不見阜樜，惟有圉人長，記其每歲繁殖之數而已。良馬善小走者，亦出其地，有名於四方，多遠來求之。蓋凡馬不能行沙地，如使山國產馬，馳阿爾拂德大道，便立顛蹶矣。馬羣零星散處，隨種馬而行，游牧原上，蓋馬常嚙嚼弗輟，學者言昔袖斯大神，剖額產雅典那時，以是詛馬，俾常食草而不得果腹云。有圉人四五騎而視馬，馬可千餘匹，皆玄駒，有桀驁不馴者，以巨箠鞭之。此間制度，與牧牛場同，亦有凱闌，小舍，庖廚及井，顧獨缺御一輪小車之僮子，無窮炭，亦無牧犬。蓋馬性憎犬族，苟或遇之，無論爲狗爲狼，皆蹠而去之，不能相容也。

時已卓午，遠游馬羣，皆徐徐來歸，自就井次。忽見有二車，自訶多巴格大橋而來，圉人長

爲一老人，軀幹短大，以手障目，遠望來者，識所駕馬，卽知客爲誰。言曰：一人爲珂陀爾，密訶利，一則沛利勘，薩穆爾，馬僧也。吾閱曆，知二人今日當過我。山陀爾在側，驚問曰：曆上乃書有此事耶？老人曰：孺子然也。萬事皆詳卻什氏曆中。阿諾特牛馬市期，在禮拜日，沛利勘當來此求馬也。老人言果中，客爲購馬來，一爲馬主人珂陀爾，一則販客沛利勘。珂陀爾貌至和易，顏圓常現笑容，短鬚翹然，皤其腹，披編織表衣，冠圓帽，手持一杖，細而長，頂刻鏤作鳥首形。其所有馬羣，適立池畔，驪馬爲之領。沛利勘則癯瘦，鼻大而曲，長鬚髯，以常試馬故，背與足少彎曲，高冠廣緣，上植鶴羽一枝，橢橢作碁局紋，外衣短袍，布袴擁腫，下束長韉，中囊中藏烟草盒，半露於外，執一長鞭。二人下車，逕趣凱闌，與圍人長執手爲禮。什珂等受主者命，皆出至牧場。二人跨馬，揮巨鞭鳴之，驅駒使列隊而走。珂陀爾馬，卽雜其中，總可二百匹，有逸野未經人手者。馬羣走成弧形，過客前，馬僧指一牝駒曰：吾欲此駒。山陀爾立其旁，卽褫衣擲草上，右手執胃索，以繩端繞左腕，驟進投其索，疾如電火，索下，勒駒頸次，幾縊之。羣駒皆鳴嘶而去，此獨留不得。

行，昂首跳踉，且踧其足，顧皆無效。圜人屹立不動，有若鐵鑄，手執胃索，廣袖飛揚，披其肩際，狀如古希臘羅馬所傳馴馬者之象也。什珂徐收其索，馬雖力抗不行，顧竟牽之至，目暴突，鼻孔怒張，呼吸欲絕，什珂以手挽其頸，就耳畔作數語，爲解其縛，馬忽帖伏如羔羊，俯首受羈絆，隨繫之車後，馬僧卽出餅雜鹽食之，爲之鎮驚。如是者凡三復，山陀爾未一僨事，至第四次，胃索少弛，乃下絡馬腹，馬未受絰，力猶盛不易服，因踴躍奔馳，曳圜人行數十步，顧山陀爾終竭力制之止。沛利勘語珂陀爾曰，此戲甚可消遣，較在黃牛館中鬪丸尤勝也。珂陀爾曰，然，此其特技也。馬僧乃啓盒，取烟草一枝授什珂，山陀爾出燧，燃而吸之。所選四駒，已分繫馬僧車次，二馬在後。一與副馬並。一居前驂之次。沛利勘亦出烟草，就山陀爾乞火燃之曰，吾友，汝良健者也。圜人長嘍喏言曰，然，使彼不病，當尤健耳。什珂傲然，昂其首曰，吾幾曾病者？老人曰，不病乃何爲？臥摩多病院，閱三日夜。什珂曰，人奚能臥摩多病院中？此乃療牛馬者耳。老人曰，然則爾時汝何爲者？什珂曰，飲酒酩酊耳。凡男子皆分所得爲者。老人撚其鬚，似恚且悅曰，汝視貝多

爾莫不如此，決不肯自言其病，雖天下富貴，不之易也。

未幾，交易之時至，四駒之值，凡八百拂羅林。沛利勘探裏衣夾袋，出其錢囊，四方褶疊，以鱷皮爲之，其中虛無金錢，惟皆符券，半多空白，亦有已署者。馬僧就其中擇取一紙，言曰：吾素不攜金資，惟有此物耳。盜賊欲得，卽取之，但徒勞而無益爾。珂陀爾曰：我則願受之。沛利勘君書署，值與金同也。沛利勘自攜文具而行，遂自袴囊出一小墨壺，鵝毛之筆，則插長鞞中，又語什珂曰：儻汝能以馬假我，則書案亦成矣。山陀爾爲將馬至，遂憑鞍書名於券上。山陀爾傍視，意甚驚異，非特圉人爲然，卽馬亦爾。場中羣駒，方數受震懼，有四火伴，遂見俘虜，今乃羣聚來觀，如好事小兒，不復恐懼。——然珂陀爾氏實賂以奪勃來欽蒸餅，招致之也。——中有一斑馬，則倚首馬僧肩上，視其作書，蓋前此未嘗得見錢券也。馬亦有所疑，唯不能言。山陀爾乃問曰：值凡八百拂羅林，而汝書八百十二拂羅林十八克洛札爾，何也？沛利勘曰：此無他，以我本當予以現金故也。珂陀爾君今第署名紙背，則券已成，明日晨但持至錢肆，當得八百拂羅林。

而除十二拂羅林十八克洛札爾，以爲利息，而吾亦以是得三月不需賦也。什珂曰：但汝若終不賦，則奈何？沛利勘曰：爾者則錢賈復取之，珂陀爾君耳。此券之所以非信不行也。什珂曰：券之利，有如此耶？沛利勘問曰：豈汝未見一錢符乎？山陀爾大笑，皓齒皆露，曰：一團人與一錢券，相去何遠哉？馬僧曰：然汝友羅卻、菲爾珂則有異，而其人唯一牧者耳。彼善知錢符爲何物。吾適有其一券，汝儻欲見之，當相示也。因搜紙片中，久之得一紙，持與什珂，券值十拂羅林。什珂驚問曰：豈沛利勘君乃識牧者耶？以吾所知，汝未嘗販牛也。沛利勘曰：識牧人者非我，蓋吾家老婦也。彼以私財自營金工事業，吾素未過問。二月前，菲爾珂來，持雙耳環，欲裹以金，且塗之甚厚。山陀爾震驚，如受蠱螫，曰：白銀之環耶？沛利勘曰：然，銀環，製甚精美。塗金之費，總十拂羅林。及成，卽持之去，殆以遺人者。然無資以償，遂留此券，當於地母祭日賦之。什珂曰：此券是耶？瞠目視之，鼻孔哆動，張口露齒，狀若含笑，而手中紙乃微顫，把持甚堅，良久不釋。沛利勘忽發大惠，曰：吾視汝甚悅此券，今便相贈，以當酒資。什珂曰：第此十拂羅林，非細事也。馬僧曰：然，自

汝視之，良非細事，願我亦非浪子，每一購馬，卽輕擲十金者，此中自別有故。吾甚欲得一機緣，揮去此券。如世說所言韓工與蒲陶田故事……什珂曰，然則此豈贖券耶？沛利勘曰，不然，是了無所僞，皆誠甚，吾當爲言其故。可善視之，此云羅卻、菲爾珂，次云居某地，復次則云賦於某地。今此兩處，皆當書奪勃來欽，而彼愚婦人乃一書訶多巴格然，菲爾珂固居訶多巴格境中也。但使彼書作訶多巴格逆旅，吾猶得造其地候之，第今安能周游訶多巴格，及札謨平原，遍訪其中無數牧場，以吾腓肉飼牧犬耶？吾與婦人聞者屢矣，今得去之，當無復口舌，汝可受之，儻汝不畏牧人及其犬者，當知以何法索取此十金也。什珂曰，多謝君厚惠，隨折其紙，藏衣袋中。訶陀爾耳語圍人長曰，少年得十拂羅林爲酒資，意甚感激，蓋惠施者還得其賞也。訶陀爾多讀日報，喜閱七日新聞及政治評論，故能作此雅言。老人曰，小子何悅之有，彼知菲爾珂已以禮拜五日起摩拉維亞，鮮得復見其面及十拂羅林矣。唯彼喜以此券得結耳環一案，蓋此中有一女郎，爲之轆轤也。訶陀爾舉杖，以鳥首就唇際曰，噯，若爾，則事大有變局矣。老人曰，孺

子乃吾義子，吾愛之至，彼善豢馬，人莫能及，吾曾力爲籌畫，謀脫兵籍。菲爾珂爲吾老友，督牧者義子，亦健者也，二人本良友，顧鬼乃使女郎介其兩間，今若相見，將互相吞食矣。幸吾老友定計，遣菲爾珂至摩拉維亞伯爵家爲牧人長，故訶多巴格復得安靜，免於多事也。

山陀爾見二人私語，知所言爲己事，即他去，匈加利人不慣潛立簷下竊聽人語也。遂驅馬至井次，他馬亦已羣集，其地有圍人五，轆轤三，馬千五十，圍人當各挽轆轤，汲水滿桶，傾之槽中，凡二百十次，日日爲之，朝暮三反，故終日不患無事，以勞其筋骨也。山陀爾居火伴中，不使人覺其有異，惟忻喜跳躍，有如天鷄，嘯歌不歇，至大野之上，皆滿歌聲。歌曰，

敢云窮且貧，行行驅六驪。

六驪何驪驪，原上多健兒。

顏色如渥丹，壯哉少年時。

火伴聞歌而和之，未幾，遠近皆相聞。山陀爾是日，狀極愉悅，有如俗言，心感先兆，時爲狂



喜也。逮日下，衆驅馬至凱闌側牧地，圉人亦就其處露宿。時僮子爲持折蘆至，是名什勒開黎，卽用作炬火，又燃竈中，溫其夕餐。什珂之食，與牧人大異，無羊豕之肉，盜諸鄰邨，如劇中什珂所言者。蓋羊豕牧地，盡在訶多巴格川水極邊，圉人儻欲盜得羔豚，當行一日之程，乃可至也。亦無牧僮所食死牛肉糜。圉人長之妻居市中，爲衆治餐，足七日之食，其食清潔，可以進諸士夫，是爲黑麥酢湯豚肉，鹽菜，肉臘。什珂五人，與圉人長共食，僮子亦與焉。牛馬游牧野中，入夕乃見區別。牛飲水後，卽羣處牢中，反芻嚼之，靜伏不動，有似哲人，而馬則否，入夜猶食，殘月未下，則馬亦嚼草不輟也。飯後，衆環燂火而坐。山陀爾問老人曰，叔語我，馬終日食草，其故事奈何？使大野遍地生餅餌，吾亦不能盡日啖之也。老人曰，諾，吾當語汝，惟汝勿笑，事在往昔，爾時太學諸生，猶著三角之冠，吾亦聞之一老人，言如弗真，其魂當得湛淪。古時，有一聖者曰摩頓，今其人猶在，唯未嘗至訶多巴格來。聖摩頓蓋匈加利人，常在馬背之上。時有一帝，名曰馬帝摩洛德，人稱之如是，因其曾以馬欺聖摩頓故也。聖摩頓作客帝廷，繫馬御廄中。一日黎明，聖

摩頓欲去，語帝曰：可與我馬，縱吾行路。帝曰：不可，馬方食也。聖摩頓待之及午，復請之。帝曰：今不可行，馬方食也。聖摩頓又待之及夕，索其馬。帝曰：吾語汝，汝不能得馬，馬猶食也。聖摩頓乃怒，擲書地上，詛帝及馬曰：吾詛汝，當永得馬名，無能超脫，惟合二名一氣呼之。馬則當終生食草，而不得果腹。自是而後，馬皆常食不輟，無有足時。汝若不信此說，可至縹渺之鄉，登高山之巔，當見一蒼馬，可問之，自將爲汝詳言，蓋彼卽其人也。老人述旣，衆皆致謝，隨起爲別，乘馬各去，歸其牧所。

## 第十章

時爲春宵，物色滋美，夕陽方落，餘光猶見天際，旣而夜色徐下，薄霧柔白如羊毛，籠罩四野，新月如鎌，出札謨山上，狀若窺人，其上有明星灼然，是歡子之星，早上而復速降者也。山陀

爾就牧場之旁，擇一席地，爲度夜計。乃先放馬，解其轡頭，植杖於地以懸之。反鞴覆鞍，是爲角枕，其被則卽繡衣須爾也。旋出食餘餅餌，持以飼馬，語之曰：小馬微曇（誼曰跌踢）今汝可去，自啖芻草。汝未嘗終日食如他人，惟長在羈絆，逮馳驟一日，人猶欲使汝曳機汲水。第人自可欲之，彼豈謂馬與犬同耶？隨以袖爲馬拭目曰：今可去，自擇芳草食之。惟勿遠行，月旣沒，明星亦隱，便可來歸。吾不繫汝，如牧牛兒所爲，亦不做農夫馮汝足，吾第呼曰：微曇來，汝聞聲而返可耳。微曇聞主人言，皆解其意，旣脫鞍轡，乃躍起，蹠其後足，自投地上，輾臥數四，已復起立，振其鬣，舉首而嘶，遂奔向草原，噴呼有聲，揮其長尾，以驅蚊蠅。什珂臥草地，柔軟如錦榻，以廣野爲枕，蒼空爲帳，繁星綴之。時夜已闌，唯大野如小兒好弄，猶未肯寐，亦或不得眠也。原上皆滿聲音，微妙柔和，不可辨別。市中蘭若鳴鐘，或牧犬吠聲，皆遼遠不可聞。而夜鳥作沙聲，鳴蘆荻叢中，如聞鬼噉，澤鶯巢葦間，與澤中鷓鴣，嗚呼相和，雜以千百蛙聲，合爲繁響。斷續之間，訶多巴格水磨之音，亦歷歷可聞。頂上有駕鵝野鶴，哀鳴飛過，例作長陣，遠映蒼穹，不甚可辨。蟲蚋

飛舞空中，密如雲煙，作呻吟之聲，聞之悽苦，時或聞馬嘶焉。昔者首未安枕，卽已淇睡，今夜獨不能寐，惟仰視青天，星斗闌干，一一知其名，皆老人之所教也。北辰居中，未嘗易位，傍有二星，曰囿人之驂。數變色者，則曰孤女之目。閃爍見天末者，曰刈禾星。而游子之鐙，則尤光明。三星聚者，是曰三公。七星羣處，則曰七女。其明滅霧中者，曰天之牖。什珂久視天星，幾次呼而語之，塊壘在中，欲一傾吐，心負巨創，不得寧佚，但得有人，聽其牢愁而慰其寂寞，則疾或少已，而大野廣漠，虛無人也。

明星既沒，月亦下，馬遂去草壤，來歸其主人。徐步而前，如恐驚寐，又引頸窺之，審已入睡未。什珂曰：否，吾未寐也。老友可來。馬大悅而鳴，隨臥其側。什珂曲肘著地，以手承頭，馬本有知，猶可與語，乃曰：微曇，汝視之，天下女郎，莫不如此，外金而內銀，方作誠言，半皆妄語，及爲妄語，半亦誠言，人終莫能知其心曲也。……汝知吾愛女若何。每趣逆旅，欲汝急行，以鞞距刺腹，至於流血，又繫汝門外，使立風雪泥淖，嚴霜烈日中，其事數矣。爾時吾未嘗念汝，惟知愛女而已。

馬懷往事，狀如微笑。意若曰：主人當日固如此也。什珂曰：且亦知女愛我若何。女以薔薇簪汝耳後，編汝蒼鬢，束以錦綵，又親以麪粉飼汝。逮既跨鞍，猶挽我與語，且抱汝頸，欲更少淹留，不使行也。馬微鳴應之。昔女郎固嘗爲此也。什珂曰：逮彼乞兒潛入其地，竊女郎之心，却其半以去，倘使得其全者亦善，可將女郎與之俱去耳。顧今乃留之於此，半爲天賜，而半爲鬼祟也。馬似欲慰之，遂以首枕主人膝上。什珂大言曰：天乎，其培此賊子！毋使妄摘人薔薇者，得逃其罰。……使吾殺其人，吾固知其母當號耳。馬以尾鞭地，如亦怒發者。什珂曰：然吾焉得而殺之？彼今已踰山而去，去之遠矣。且汝微曇復不能負我，飛而從之。不然，汝當伴我共處此牢愁之中耳。今日之事，微曇誠不能爲力，乃臥地，伸其頸，以示天命不可道，但能順受而已。唯什珂尙有所言，不肯卽聽其寐，乃呼之曰：汝且勿睡，吾亦未瞑也。他日時至，會當永息。今日容吾二人長得相守，汝不棄主人，吾亦不以等身黃金，易我老伴。汝猶憶當日助醫師舉我入車中耶？爾時吾僵臥原上，鷺鳥嗚呼，盤旋頭上，汝以齒齧衣，乃舉我起……然耶？汝皆憶之耶……毋懼爲

吾將不復過訶多巴格大橋，亦不入訶多巴格逆旅，吾誓之，今憑昊天而誓，吾決不復造女郎之居，踐其闕。儻食吾言，星斗不復臨我。馬聞巨誓，乃舉前足，蹲踞如犬狀。什珂曰：第汝無慮，吾儕將終老此鄉，人奚能戀此草原，死守不去，吾兒時見三色大旗，因風翻展，騎士佻佻，羣從其後，甚欣羨之。無何，復見騎士歸來，或死或傷，大旗則倒拖泥淖之中……顧其事可一而不再，他日時至，吾儕當自簷下出大旗樹之，年少健者，躍馬從之往，析珂薩克人之骨也。其時汝當從我，聞角聲而行耳。微曇陡起立，若已聞畫角之音，以前足踏地，鬢鬣昂首，大聲一嘶，如軍中前驅，原上牡馬，皆嘶以應之。什珂曰：爾時吾儕得以此一重公案，不待號泣呼冤，而憤毒自愈，此後更無女郎酖酒，或其朱唇，足以喪予，惟當死於勁敵之一劍耳。吾乃殭臥戰場之上，汝當傍立守視，俟人來埋我。言既，遂佯死，徐仆地上，張其兩膊，以試微曇。馬初凝視之，繼見主人不動，乃起，聳其雙耳，以鼻摩其肩，又不動，則躑躅繞之行，顧蹄聲猶不能使之醒，馬乃至其側，銜肩上表衣，將舉之起，什珂遂啓目，以兩手抱微曇頸曰：汝蓋吾良友也。馬亦大悅，露齒而笑。

踴躍奔走。如騰駒，蓋喜主人僞死，唯以相戲耳。既而自臥草上，伸其四體，今蓋微曇欺其主人，亦佯死也。圍人更呼與語，且喚其名，微曇皆不聽。什珂遂倚首於馬頸，可以當枕。未幾，馬舉其首，顧見主人已寐，因復靜臥，達旦不動。

黎明，馬猶未動，忽焉聞原上有聲，乃大聲而噴。什珂驚醒躍起，馬亦起立。朝日將上，東方作黃金色，微霧濛然，遠見有一馬，疾馳而來，上無騎者，微曇所聞，蓋卽此也。是蓋野中牧場逸馬。春時，馬感生氣，多奮發，牧僮之馬，終歲與牛伍，恆苦岑寂，苟得聞，輒絕轡奔去，聞風而行，趣鄰近馬廐，主客乃相鬥，而客常敗，以多未著蹄鐵也。什珂見逸馬，將先捕之，乃駕馬加鞍，手執膏索，馳而逆之。顧索無所用，馬行既近，自奔就什珂，長鳴一聲，微曇應之，二馬蓋故知也。什珂曰：「是何故耶？」馬甚似菲爾珂所乘白面騮，顧當在摩拉維亞久矣。二馬相遇，皆作微嘶，又各齧其胸肌。什珂益驚曰：「此菲爾珂馬也。」毛間有「F」二字爲識，且幼時所蒙蹠痕，亦猶在也。逸馬帶纜與俱，繩端縛一木橛。什珂問曰：「白面公，汝胡復來？」多巴格者，因攬其轡，馬亦不辟易。

什珂曰，汝何自來？主人又安在？顧馬弗之理，亦不解其語，以馬終生處牛羣中，更何所知耶？什珂乃閉之櫪中，又以其事告園人長。未幾日漸上，此事本末亦明。有一僮子，自札謨平原來，狀至急遽，至忘其冠，遠見什珂，卽奔赴之，呼曰：山陀爾叔無恙，馬在此耶？什珂曰：然，第何以得逸耶？僮子曰：馬發狂，終日鳴嘶，吾欲制之，以尾擊我，幾瞶吾目，夜中乃帶索而逸，吾遍求之，至於今。什珂曰：然其主人又安在？僮子曰：彼猶假臥，以日來大勞頓也。什珂曰：何事勞頓？乃爾。僮子曰：此三日間事，山陀爾叔，豈汝猶未聞之耶？摩拉維亞人之牛，至波伽爾渡頭，發爲狂易，自舟中躍入川流，復奔返札謨牧場，牧人不能制止，因與牛偕歸。什珂曰：然則菲爾珂今復居家中耶？僮子曰：然，顧督牧者大怒，幾欲殺之，吾未見老人詛罵，有如夜來之甚者。爾時牛自野奔歸，菲爾珂叔從其後，馬口噴沫，大特鼻亦血出，室中惟聞老人詈聲，曰：鬼，曰：奴子，曰：縊木，絡繹不斷。且二次舉其杖，將撻牧人，揮杖空中有聲，而竟未下，亦奇也。什珂曰：第菲爾珂云何？僮子曰：彼但言牛自發狂，無能爲力。老人則云：汝鬼，此汝蠱之也。菲爾珂叔云：第吾蠱之何爲？老人云：



以汝先已受蠱故，黃薔薇已禁厭汝，如其厭山陀爾也。二人遂共論汝，而吾不能知其詳，以牧人批我頰逐去，云我聽何爲，此非吾事也。什珂曰，二人乃議我，且言黃薔薇耶？僮子曰，黃薔薇之事，吾不深知。唯禮拜五日，衆驅牛行時，菲爾珂叔入小舍，取其革囊，乃自袖中出一絳巾，中裹黃薔薇一枝，初嗅之，旋持至脣際，吾疑其將食之矣，已而揭冠裏，納花其中，復冠之，此或卽禁厭乎？什珂陡揮其梃，擊道周毛蕊花，黃英飛散。僮子曰，此帝燭草，何害於汝，乃折之耶？顧一擊之意，則本不在此，什珂曰，今牛將奈何？僮子曰，昨日摩拉維亞牧夫徒步而返，與老人議良久，今當驅牛至帖薩孚勒，且將犢與俱，但驅之過橋，當不復投水中，人言牛歸就其犢，而菲爾珂叔但笑不言。什珂曰，菲爾珂今仍偕行耶？僮子曰，然，以老人聒之，不使少休。唯牧人不欲卽行，謂牛奔走長途，須得休止一二日，彼亦熟睡終朝，自波伽爾長驅至札謨，良非兒戲也。故老人已許其休息二日。什珂曰，二日耶？二耶？是過多矣。僮子曰，吾不知也。什珂曰，唯我知之。不然，二日之期，恐將延爲永息耳。僮子曰，今當及衆未起時，速將馬返，以老人詛罵牧者，彼則取償。

於我。待他日吾爲牧人時，亦當毆御車僮子，以洩吾憤。今去矣。山陀爾叔，神其祐汝。什珂曰：神祐我久矣。僮子遂登馬背，以足挾其腹，而馬不肯行，忽反身欲復入牧場，僮子不能御。什珂憐之，乃取巨箠，鞭馬後足，又鳴之二三次。馬俯首疾馳，過平原而去，其直如矢。僮子幾墮，力以兩手攬馬鬣自支。什珂時忽有所悟，呼僮子之後曰：爲寄語菲爾珂，云兌契、山陀爾致意問訊也。然僮子去已遠，聞言與否，乃不可知矣。

## 第十一章

次日，什珂至凱闌，告圍人長曰：吾少有私事，欲得半日暇，以亭午去，及夕當返，可乎？老人曰：孺子可去，惟有約法，毋得入訶多巴格逆旅。汝解吾言乎？什珂曰：吾當如言，不一躡足逆旅中。老人曰：善，吾知汝能踐言也。顧什珂此時，乃隱其半不言，曰：第或臥席上，兒而入室，則非所

計也。是日午後，什珂行時，天氣酷熱，蒼空變爲紫色，顯氣溫溼，海市變幻，尤多奇景。空中無鳥雀飛鳴，皆伏草間不復出，蚊蟲馬蠅之屬，則大繁衍，盛肆其虐。馬行甚徐，時舉後足，或掉首以驅飛蟲。什珂縱轡任之行，而馬亦不失道。風雨將至，已見朕兆。未幾，行至訶多巴格橋畔，什珂忽驚曰：不可。老友，不可以往！吾昔憑昊天而誓，不復過訶多巴格大橋矣。但幸而誓中未言不渡訶多巴格川水，因回馬至風磨之下，其處川水清淺，可徒涉而過。及中流，水少深，馬當游泳數武，然什珂不以爲意，繡袴亦溼，惟曝烈日中，不久可乾。旣濟，遂馳向逆旅，馬亦疾走，且鳴，亦聞有嘶聲應之，則合歡木下繫一馬，卽其舊侶白面騮也。訶多巴格逆旅，初無庭院，蓋屋外卽草原，無籬落爲之界隔，顛逆旅中人，乃假爲庭院之用。其地有一案及板榻二，客卽飲酒其處。什珂下馬，繫之庭樹，與白面騮相去不遠。別有長耳公二頭，方立樹蔭之下，側近圍籬，有伏牛花，綠葉低垂，乃引頸就之，而終不可及。主人皆坐案側飲酒，時雖炎暑，而肩披蓬院，反裘外向，唯彼夏日披裘，實以求蔭也。傾綠杯中酸酒飲之，吟牧羊之歌，嗚嗚不已，聞之生倦，客蓋牧羊

人，其所乘則驢也。什珂坐榻端，以巨榼置案上，遠望天際重雲，蓬勃而起，地平現作黑線，有黃色巨柱，旋轉半空，則扶搖之風作也。時牧羊人歌曰，

留淹酒家壚，蹇驢轉惆悵。

驢無惆悵爲，願得少閒放。

會當驅羝羊，揮鞭從之往。

什珂聞之，不復可堪，叱曰：辟斯多足矣！勿復爲是悲歌。可速跨汝蹇驢，從羊羣之後去，毋待酩酊不能行也。牧羊人曰：嘯，山陀爾公今日，何其不悅也！什珂曰：汝如多言，吾當更不悅耳。乃卷袖露肘，今方盛怒，孰有當其道者，立與之鬪矣。牧羊人互作耳語，知原上禮法，如圍人而坐，則牧羊人僅得蹲踞其側，圍人曰：去，亦不得不出也。一人乃以杯敲案曰：吾儕速償酒資，風雨且至。女郎聞聲而至，故若不見什珂者，惟出應客，爲計酒值，受狗舌一紙，返其餘金，又拂拭案上殘酒。牧羊人既乘驢，不復恐懼，乃更高歌曰：

吾犬巨且猛，豺狼不敢攫。

健兒三兩人，驅羊上郊垆。

問我更何爲，終日跨驢行。

去既遠，女郎乃語什珂曰，吾寶，今日相見，乃無一語問訊耶？什珂厲聲曰，吾名兌契，山陀爾。女曰，然則乞君恕我。今胡不入酒室耶？什珂曰，否，吾居此足矣。女曰，入室當不岑寂。什珂曰，吾視馬知之，第彼行當出而就我耳。女曰，今當何以相進？赤酒，抑白酒耶？什珂曰，否，吾無需是，惟爲將麥酒來。蓋麥酒不能下毒，瓶塞一啟，泡沫皆出矣。女心知其意，然忍其冤苦，不復有言。將酒一瓶至，置其前。什珂曰，何也？吾豈韓匠弟子，乃僅爲我置一尊酒耶？女曰，諾，君無怒，當更將之來。遂去，攜酒瓶一縛至，凡六尊，悉列案上。什珂曰，今可矣。女曰，吾當啓瓶塞耶？什珂曰，弗需，吾自爲之。遂取瓶以敲案角，斷其頸，傾酒大盞中。爾者飲資將昂，以碎瓶亦當償，顧貴人飲酒，則不計此也。女時飄然他去，搖其腰支，耳上金環，瑣碎作聲，女髮已解，不復繞櫛，髮端束綿。

綬，因風翻翻。意若曰：汝待我如此，故吾對汝亦爾。什珂默坐飲酒，女歌廊下曰：

委曲此中事，妾知君不知。

一旦會知之，君心行自悲。

重念昔時歡，今就他人抱。

妾固將啼泣，君亦常號咷。

歌及末句，戶訖然而闔。女復入室，則見案上空瓶三焉。女取之，又拾玻璃碎片，承之以鞞。三尊既罄，什珂意復轉，女過其側時，潛以手抱其腰。女亦不拒，曰：今可復呼汝爲山陀爾耶？什珂曰：汝常得呼之。顧今欲何言？女曰：汝亦欲何言？什珂曰：汝目赤何耶？女曰：以吾甚懽也。方有人求我。什珂曰：誰也？女曰：威佛勒吉逆旅老人。其人鰥而多貲。什珂曰：汝許之歟？女曰：人如將我往者，胡爲弗許？今縱我去。什珂曰：汝誑也。汝欲自蓋其誑，乃更作妄語。遂去其手。女曰：汝猶飲酒耶？什珂曰：奈何弗飲？女曰：第飲麥酒多，會令汝泥醉。什珂曰：吾欲以酒澆胸中熾火。汝多

以烈酒與室中人，可燂之熱發，俾二人可得相匹也，而女乃緘口，不以室外人事，語室中人。什珂遂自將命，發聲而歌，蓋人所常用以嘲牧僮者。詞曰：

吾居彼得邨，生爲牧牛兒，

驅牛入平野，水草任所之。

火伴入林去，披風更帶雨，

吾臥毳榻中，焉知風雪苦。

歌聲未絕，牧人已出，一手持赤酒之瓶，上覆巨杯，一手執槌，置酒案上，次投其槌，遂與什珂相向坐。二人不執手爲禮，亦不問訊，惟各一頷首如晤者。已而什珂先言曰，火伴，汝遠行歸耶？牧人曰，吾儻欲去，卽復行耳。什珂曰，復赴摩拉維亞耶？牧人曰，然，吾苟不變計，則往。二人皆舉酒飲之。少頃，什珂又言曰，汝何不取婦？牧人曰，吾於何處得婦者？什珂曰，不然，吾語汝……可挈汝母往。牧人曰，媼不肯以摩拉維亞全域，易奪勃來欽故居也。什珂曰，汝已與爾母訣耶？

牧人曰。吾已告別矣。什珂曰。且已與督牧者決算傭賃耶？牧人曰。然。什珂曰。然則汝已無負於人耶？牧人曰。異哉問也！吾無負債，卽牧師處且無所負。此何預汝事者？什珂搖其首，又斷瓶頸，欲注酒牧人盞中，牧人則以掌覆杯？什珂曰。汝奈何不飲麥酒？牧人曰。吾守古例。蒲陶大麥，亦得。大麥蒲陶，無聊。什珂遂自飲，既盡一尊，乃始說法，亦飲麥酒者之常癖也。言曰。火伴，當知世間更無罪咎，過於妄語者。吾昔曾一作妄語，雖非以自利，而心猶負疚，至於今日。若牧羊人，固無傷，而馬上健兒則不可。牧羊人始祖，卽爲罔人，以色列家長雅各，使己手粗厲如亞索，以欺其父。（舊約創世記雅各以羊毛蒙手，僞爲其兄亞索，以欺瞽父。）故今其苗裔牧羊之人，亦終身面謾，不足爲異。顧是但宜牧羊人爲之，而牧牛人則不可也。牧人大笑曰。山陀爾，吾思汝甚宜作牧師。汝善說法，降神祭日，烏跋羅斯說教師所言，不是過也。什珂曰。其然耶？然火伴慎之！吾爲良牧師，於汝無害，若爲良律師，則汝不可忽耳。汝言不復負人一錢，信耶？牧人曰。信然。什珂曰。非誑耶？牧人曰。吾何誑爲。什珂曰。然則此何物？此紙爲何，汝識之耶？言次，自囊中出券，



進諸牧人鼻次。牧人愧且悲，色轉頰，躍起怒問曰：汝何從得此物者？什珂曰：其來甚正。火伴且坐，吾非詰問汝，但說教耳。數日前，有客來牧場購馬，書券付之，吾疑而問之，客爲言其故。且云：汝善知錢符之用，因出此券相示，訴其苦辛，謂中有缺逸，券僅書賦於訶多巴格，而訶多巴格一言，則意甚廣漠。故吾今持之來，可正其誤，毋使馬僧謂牧者欺人也。可書之曰：賦於訶多巴格逆旅途中。什珂此時，詞色和藹，牧人聞之，不復疑慮，意其所爭，但在圍牧之道德而已。遂曰：諾，吾當如命。卽敲案，克羅理方立戶後潛窺，聞聲卽出，見二人了無鬪意，惟互相商量，意甚驚異。二人曰：克羅理，乞爲將筆墨來。女遂自客室取文具至。立而望之。什珂舒紙，牧人前，指之言曰：券上已書賦於訶多巴格，今可益之曰：逆旅途中。牧人曰：奈何書庭中？什珂曰：無他……以他無可言耳。時風暴將至，先有炎風驟起，黃塵如雲，塞滿天地，肉攫厲鳴，飛舞空中，燕雀小鳥，已悉隱匿人家檐下，有巨聲如吼，掠大野而過。女呼曰：汝儕奚不入室耶？什珂曰：否，不可。吾儕當於庭中了此事矣。牧人書已，什珂握筆就紙背大署曰：兌契山陀爾。牧人問曰：汝自書其名，

此何意耶？什珂曰：吾書此，以期日至，當自我賦此十金也。牧人曰：汝奈何代我償之耶？什珂曰：以此乃吾債也，撰冠加頂上，目光炯然如炬火。牧人變色，今始乃知之矣！女郎見其且書且語，一無所解，但自思曰：二人皆稚子耳。搖其首，金環復鳴。曰：彼曰此，又曰黃薔薇，殆共論己事耳。什珂摺券呼女授之，和容言曰：克羅理，幸藏此紙，收之箱箚中。儻馬僧沛利勘自阿諾特市返，飲酒此處者，可與之，爲言吾二人羅卻，弗爾珂與兌契，山陀爾所寄，期至，當有一人償其金。孰爲其人，後自知之。女郎集筆墨，將之去，入廊末客室中。二人乃獨處門外焉。

## 第十二章

什珂飲酒將盡，牧人亦傾赤酒餘瀝入杯中，二人以杯相撞曰：祝汝康健！皆一吸而盡。什珂以肘憑案言曰：火伴，訶多巴格平原，不大且美哉！牧人曰：然也。什珂曰：吾意昔摩西引猶太

人，彷徨野中者四十年，其地廣袤，當亦不過是。牧人曰：汝恆讀聖書，當知之審。什珂曰：雖然，叻多巴格廣大，而猶無地足以容我與汝。牧人曰：吾亦云然。什珂曰：然則盍去其一！二人執挺而起，挺蓋本小櫟，出卻多林中，其端鑄鐵，令重。二人逕就其馬，牧者例不徒鬪也，逮女郎出，則已皆在馬上。二人不復有言，各引馬相背行，一左向，一右向，如懼風雨將至，因先奔竄者。顧馬行相去可二百步，二人皆返顧，迴馬舉挺，以韉距刺馬，疾馳奔湊，此平原中之決鬪也。其法雖簡而實甚難，馬上鬪劍，是在其技。劍若中，輒負巨創，執挺者則當埃，二馬相遇時，狙擊之，爾時無可辟易，亦不能排除，執善命中者則得勝耳。二人驟馬相近，各以挺敲頭，復縱馬去。什珂受挺，首少前傾。據鞍而搖，顧即舉首。正其壞冠，蓋頂適當挺柄，故傷甚微。什珂一擊，則善於命中，挺末當其顛，牧人側傾墮鞍，仆地上。什珂隨下馬，復以挺撻之，自頂至踵皆遍，此蓋古例也。倘使大人先生，倣其法爲決鬪，斯必甚有可觀者。什珂撻已，以杖末挑牧人冠，裂其裏，中有黃薔薇一枝，已枯槁矣。取擲空中，以挺迎擊之，花瓣片片飛散，如蛺蝶因風而舞。女立戶次遙望，什珂

自馬上呼與語曰，吾不已告汝耶？又指牧人曰，人在此，可將彼進，善爲撫視。汝今可得而有之矣！時有霹靂落於水磨之側，風暴已至，滿天皆爆烈之聲。女曰，使汝被擊，吾當以身覆汝，爲汝障翼。爾時汝始知我愛汝爲何如耳！山陀爾趣馬，入風雨中去，雨下如瀑，雜以冰雹，疾雷震耳。女立而望之，逮爲風雨所遮，不可復覩。時而電光驟發，雨中尙隱約見人影，未幾遂沒。或自今而後，女亦不復見之矣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國難後第二版

(84448.1)

世界文學名著黃薔薇一冊

A Sarga Rózsza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Jókai Mór

367特

譯述者

周作人

發行所兼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版權所  
必究

鐸

